戰國時期越國貴族的精美玉器

周述蓉／文

二〇〇五年，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新發掘一批精美玉器，這批玉器玉質潔白細膩，雕琢痕路細如髮絲，玉器表面滿佈戰國早期的精美紋飾，讓人忍不住想細看上幾眼，這居然是中國古代距今約二千五百年的毫芒雕刻！

↑雙龍管形佩 戰國 江蘇鴻山丘承墩墓出土。

細如髮絲的毫芒雕刻

中國玉器的毫芒雕刻技藝，出現時間極早，年代最早的毫芒雕刻，可以上溯到新石器時代晚期距今約五千三百至四千年良渚文化的玉器，此文化活動範圍主要囊括江蘇、浙江、上海一帶。依據考古資料發現，良渚文化之後，這門高超的技藝一度中斷，直到江蘇鴻山丘承墩戰國早期越國大墓的玉器出土，才又被發現。考古人員在發掘丘承墩大墓時，在墓葬的填土與封土之間，還發掘出數量頗多的良渚文化玉器，也似乎戲劇性的印證了兩者的前世今生。

玉器饗宴

二〇〇五年九月中旬，應中國玉文化學會楊伯達會長（前北京故宮博物院副院長）之邀，參加第五屆中國玉文化玉學江陰研討會。會議期間除參觀「無錫鴻山越國貴族墓匯報展覽」外，還受到發掘人南京博物院張敏副院長（時任考古研究所所長）私下邀請，與台北故宮博物院器物處鄧淑蘋處長及科技室陳東和副研究員、台南藝術大學黃翠梅教授、南華大學江美英講師等台灣學者，在他的辦公室，上手目驗這批戰國大墓剛出土的玉器。玉器異常精緻的毫芒雕刻，讓我們的手眼，享用了一場極爲豐盛的饗宴。

在張敏所長辦公室拍攝照片時，無論角度怎麼擺放，玉器上細如髮絲的雕琢痕路，都無法拍攝清楚，讓我們這幾位經常拍攝玉器的熟手吃足苦頭。張敏先生看著百般無奈的我們，笑眼燦爛地說，他邀請了職業攝影師，運用專業的光源，才得以把玉器上的毫芒雕刻拍攝清楚，他很願意把他的私房照片分享給我們，這才解決了我們的大難題。

↑筆者目驗出土於丘承墩墓壙土與封土間的良渚文化玉璧。

就像是熱騰騰的包子

正讚嘆於雕琢工藝的精湛，忽然我發現包紮玉器的紙張略顯潮濕，張敏先生說，他特意選用無酸的紙張做爲包裹材料，以免玉器被紙張的酸侵蝕損傷，因爲玉器才剛清洗整理完畢，所以包裹的紙張還略顯潮濕。一時莞爾，我笑著說：「這批玉器眞像是剛出爐的包子，還熱氣騰騰的呢！」大夥轟笑成一團，瞬間輕鬆了起來。

考古發掘工作者一輩子的夢想，就是有生之年，能發掘到一座具代表性的遺址，僅憑這一次發掘工作，就能夠留名後世。張敏先生這次的鴻山越國墓葬群考古發掘，極富代表性，足以使他的工作流傳於後世，當我提及此事，看得出眉眼之間，他忍不住的有多開心。

文物先來拜年

「是文物自己找上門來，不然這麼一個大西瓜，也發現不了。」江蘇錫山區文管辦鄒憶軍憶起，二〇〇一年的大年初八，兩個小伙提著兩件沾著濕泥的東西，問他們收不收購，畢業於南京大學歷史系的鄒憶軍眼前一亮。當天，鄒憶軍就找到了那個土墩子墓葬。二〇〇三年，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和錫山區文物管理委員會組成考古隊，由南京博物院張敏副院長領隊，在鴻山國際家具城興建施工基地的土墩子進行搶救性考古發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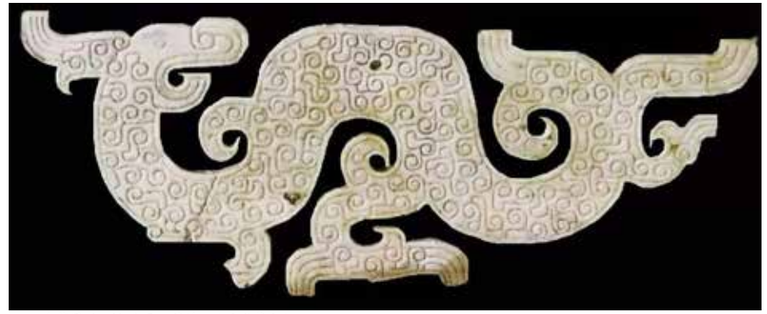
驚見盜洞

規模最大的丘承墩大墓開挖時，駭然發現一個圓桌大小的盜洞，大夥心想這下子完蛋了，很可能就要空歡喜一場，沒料到最後卻擄獲了驚喜。盜墓賊把墓葬中廳的器物幾乎劫掠一空，但前室和後室還得以倖存，成套精美的玉器和青瓷禮樂器，終獲重現世間。

最高等級的玉器

鴻山墓葬群共發現七座戰國早期越國墓葬，出土的隨葬器物，是目前已知越國墓葬中等級最高，質地最好，器類最爲齊全的珍貴文化遺產。其中大型墓葬出土五百多件隨葬品，中型墓出土一百

多件，丘承墩特大型墓更出土器物達一千一百餘件，玉器約四十件，根據每座墓葬都有玉器出土，推論此地爲貴族專用墓葬群。出土玉器種類，包括喪葬玉、劍飾、佩飾玉，成對的龍鳳形佩飾玉組合而成的組玉佩，顯示此爲戰國早期最高等級貴族的玉佩飾。七座越國墓葬共出土二千餘件隨葬器物，許多高等級玉器和青瓷禮器、樂器都是首次發現，無庸置疑的彰顯出鴻山越國墓在考古界的重要地位。



↑龍鳳形玉佩 戰國 江蘇鴻山丘承墩墓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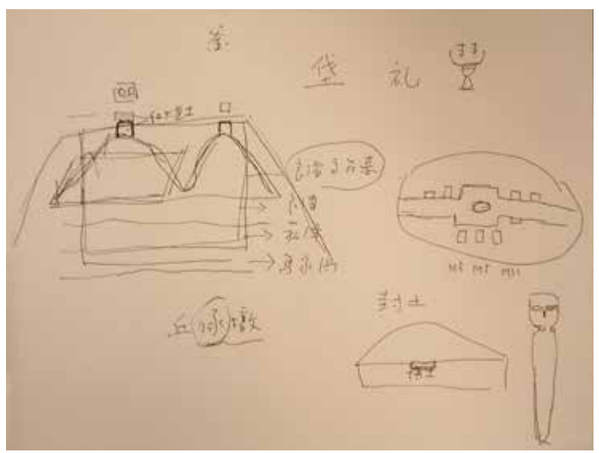
樂器的空前發現

鴻山大型越國墓出土樂器達五百餘件，堪稱種類齊全的地下樂器寶庫，數量和品類足與戰國時期湖北的曾侯乙墓相媲美。《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載，澠池會上「相如顧召趙御史書曰『某年月日，秦王爲趙王擊缶。』」出土的青瓷樂器中，就有學界以往未曾確認的缶，青瓷缶的發現，成爲越國音樂考古學上的空前發現。隨葬的龐大青瓷樂器，體現出當時禮樂制度的豐富多彩，樂器形制和中原周邊出土文物神似，反射出當時地域間的文化交流，爲學術研究提供了可靠的實證。

↖「青瓷缶」戰國文物，江蘇鴻山越墓出土。

意外的驚喜

正揪心著丘承墩大墓發現的盜洞，意外的驚喜卻戛然而至。考古隊在大墓上方的封土和填土之間，赫然挖出一批排列整齊的新石器時代良渚文化玉器，多件高規格的玉琮、玉璧等玉禮器，顯示此地是風水寶地，居然也曾經是良渚文化高階級貴族的埋身之地。當年戰國貴族下葬之際，首先挖破良渚文化貴族大墓，挖出了這批珍貴的玉器。墓主的後裔，待墓主棺木下葬，將墓穴填土深埋之後，隨即將良渚文化玉器整齊擺放在填土之上，然後在上方再堆上封土，形成一座極爲特殊的墓葬，成就了今日考古學界絕無僅有的重大發現。



↑張敏所長現場手繪墓葬疊壓圖。

二〇〇四年十大考古發現

目前已成爲鴻山遺址公園的鴻山越國貴族墓葬群，被評爲二〇〇四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但墓主是誰，卻是個謎。蛇是古代越族人的圖騰，只有最高等級的貴族才能使用，丘承墩大墓的隨葬器，出現大量蛇的紋飾，表明墓主人是最高等級的貴族。墓葬年代約在戰國早期，應落在越王句踐時期，此時段正是越國最鼎盛的時期。據文獻所載，越王句踐臥薪嘗膽，巧用美女西施爲間，倚仗大臣勵志圖強，復國後卻藉故賜死有功大臣，再施恩賜以厚葬，發掘者張敏據此推斷，丘承墩大墓的墓主，極可能是某位功高權重的大夫，但也有學者認爲，墓主就是越王，或者是王室成員。由於沒有帶文字的隨葬品出土，丘承墩大墓的墓主人是誰，成爲一個未解之謎。

↑蛇鳳紋玉帶鉤，戰國，江蘇鴻山丘承墩墓出土。

↑圖左爲玉圭，圖右爲玉琮，戰國，台北故宮博物院藏。

有趣的巧合

台北故宮博物院一九九七年入藏了戰國時期的玉圭、玉璋兩件玉禮器，不論玉質、藝術風格、雕琢工藝，都跟鴻山越國貴族墓出土玉器頗爲相似。台灣震旦藝術博物館珍藏了兩件玉鳳鳥，曾經刊載於該館一九九八年月曆，當時古玉收藏界眾說紛紜，很多藏家言之鑿鑿，認爲這對玉鳳鳥的紋飾、形制，在考古出土玉器和博物館藏品中從未出現，絕對是贋品！但鴻山越國貴族墓出土的三件玉鳳鳥，印證了玉鳳鳥的眞實身分，也教會我們，不能僅以紋飾、形制作爲鑑定依據，古玉的鑑定工作，還需要依紋飾、形制、工藝技術、老化現象、神似等各項條件，做綜合全面觀察，才能做出正確的判斷。文苑

↑「玉鳳」，台灣震旦藝術博物館藏。

周速蓉，Alison Chou，現任北美南加州華人寫作協會秘書長、邨志良學術文化發展學會執行長，曾擔任北美南加州華人寫作協會理事兼副秘書長、國立故宮博物院古寶石鑑定顧問、國立台灣藝術大學助理教授、國立台灣大學博士後研究員、台北市文山中山社區大學教師、南加州台灣大學校友會二〇一七～二〇一八會長、南加州台灣大學日報、台灣各報章雜誌及中英文國際學術期刊、國際會議論文集。

校友基金會創會理事。爲台大地質科學研究所博士、美國國際寶玉石學院（GII）寶石學家。文章見於世界

以色列的恩怨情仇

哲風—文

以色列自從一九四八年重新建國以來，整個中東就紛爭不斷戰火四起，「以阿戰爭」又稱「中東戰爭」，參與國家有埃及、敘利亞、伊拉克等周圍阿拉伯國家所進行的五次大規模戰爭，其中以「六日戰爭」規模最大的「中東戰爭」，從一九六七年六月五日開始，六月十日結束，共進行了六日，最終埃及、約旦及敘利亞被以色列徹底打敗，以色列的領土擴大了三倍，是二十世紀軍事史上最具有壓倒性結局的戰爭之一。最近的中東戰爭是二〇二三年十月七日，巴勒斯坦武裝組織「哈瑪斯（Hamas）」發射逾五千枚火箭彈轟擊以色列，並派兵突襲其南部領土。數小時之內，一千三百以色列人被殺、兩百二十人質被劫持，促使哈馬斯與以色列戰爭爆發迄今仍未停火。美國總統當選人川普透過社交媒體，公開向巴勒斯坦武裝組織哈瑪斯（Hamas）下達最後通牒，要求在他上任前釋放所有人質，否則將付出「慘重代價」。

「以色列（Israel）」這個國家，有國家和君王概念源自於《聖經》，以色列這個名字也是源自於《聖經—創世紀三十五章十節》，神對雅各說：「你的名原是雅各，從今以後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這樣，他就改名叫以色列。」（以色列：與神角力都得勝，神的王子的意思）。《聖經—創世紀一章七節》神創造人類始祖亞當，從亞當身上取一條肋骨造女人夏娃。夏娃被古蛇誘惑吃了伊甸園上禁果，又讓亞當也吃了禁果，上古史前時期整個人類邪惡墮落，神後悔造人，囑咐挪亞造方舟，神用四十晝夜下驟雨大洪水毀滅全人類，只剩下挪亞一家八口和方舟上配對的牲畜，挪亞三個兒子，閃、含、雅弗，閃是希伯萊人始祖，神揀選呼召閃族後裔亞伯蘭又稱亞伯拉罕，他是猶太教、伊斯蘭教始祖人物，亞伯拉罕之妾夏甲生以實瑪利，他是現在阿拉伯人的始祖，亞伯拉罕之妻莎拉生以撒，他是猶太人始祖，以實瑪利和以撒是同父異母的兄弟，以撒之妻利百加生雙胞胎，以掃爲兄和雅各爲弟，兩兄弟之中各有所長，以撒偏愛以掃，利百加偏愛雅各，雅各用計爭奪長子名份，雅各就是以色列，雅各有十二個兒子，其中一位兒子約瑟是雅各最偏愛的兒子，遭兄長們妒忌，兄長們彼此串通隱瞞父親把約瑟賣到埃及，謊稱失蹤遭害，後來約瑟當了位高權重的埃及宰相，由於大饑荒，雅各和家族們到埃及避饑荒，也和約瑟相認，父子兄弟們團圓，以色列人在埃及繁衍眾多，在埃及居住有四百三十年，爲奴役期達四百年，後來神呼召當時在埃及皇宮長大的摩西出埃及往應許之地，《聖經—出埃及記》就是講述摩西如何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從亞伯拉罕到摩西時期古猶太人就是希伯萊人，摩西時期之後稱以色列人或猶太人，以色列從此成爲猶太人最重要名字。現在以阿戰爭很諷刺就是同父異母兄弟間的戰爭，爭奪聖城耶路撒冷（Jerusalem）！

■以色列無爭議領土
■存在爭議的約旦河西岸、戈蘭高地及加薩走廊

←以色列國旗。

耶路撒冷聖城是《聖經—詩篇》作者大衛王之子所羅門王所建造，所羅門王也是《聖經—箴言》作者之一，耶路撒冷是神的聖殿，就是猶太教、伊斯蘭教、基督教的聖城，耶路撒冷可以說是三個宗教信徒的首都，也是他們水火不容的衝突點和紛爭的源頭。以色列君主大衛王奠定基業，所羅門王承接基業發揚光大。所羅門王之後，西元前九三三年，以色列分裂成南、北國，以色列北邊仍叫以色列國，被鄰邦亞述人所征服佔領，以色列南邊猶大國也被鄰邦巴比倫帝國所征服佔領（現代是屬於伊拉克境內），第一次耶路撒冷城被毀。曾經

↑大衛王雕像，位於耶路撒冷錫安山。根據聖經和塔納赫記載，大衛王將都城遷到耶路撒冷，又能征善戰、頗有作爲，開創了以色列歷史的「黃金時代」。

統治過以色列的有亞述王朝（現在位於土耳其東南和敘利亞西北邊）、波斯帝國（現在伊朗前身）、馬其頓的亞歷山大帝國、羅馬帝國帝國皆統治過以色列。羅馬帝國時建立附庸國，讓從屬王希律直接管轄這個猶太人居住地區。耶穌就是誕生在希律王統治下的時代，現在世界上年代表示，西元前BC（Before Christ），西元AD（Anno Domini拉丁語）英語：It refers to the years after the birth of Jesus Christ.《聖經》自從耶穌誕生，描述他的生平事蹟和福音書就是《新約聖經》但是猶太人不承認耶穌是「彌賽亞-Messiah（耶和華救主）」，猶太人中的法利賽人—— Pharisee（猶太教裡的基本教義派法利賽族），向羅馬的巡撫彼拉多-Pilate舉報，讓耶穌被定罪，罪名是「猶太人的王—— King of the Jews」，送上十字架受酷刑而死。耶穌的一生只有三十三年半（AD1-33），耶穌死後三十多年，羅馬軍隊進軍耶路撒冷燒毀了聖殿，西元七〇年猶太人被徹底逐出巴勒斯坦，第二次耶路撒冷城被毀，四處逃竄落難至中東、歐洲、亞洲和非洲。

以色列人被驅逐後，開始流落異鄉遷徙至全球各地，漂泊異鄉有兩千多年的流亡苦難日子。在人類歷史上，沒有其他民族像猶太人這樣大的凝聚力，在他國異鄉不被同化 。在羅馬帝國統治時期，幾乎被統治民族中只有猶太人爲其當政者效力供獻，堅守猶太人固有的傳統和宗教上的虔誠，表現堅強生命意志。有一支部落猶太人在西元一一〇〇進入中國，在當時宋朝國都開封形成小群落數百年之久，他們蓬勃發展，經商、做官、從事手藝。大致而言，在中國猶太人和在西方的猶太人不一樣。中國人對猶太人相當寬容，並與他們通婚，猶太人漸漸被同化被漢化，沒有像西方猶太人明顯孤立不被同化。十九世紀再有一批猶太人來到亞洲，參與大不列顛英國資本主義擴張而促成快速貿易成長，一八四〇年代從伊拉克猶太人向加爾各答、新加坡、香港和上海建立貿易商業版圖，一八四六年亞洲新興城市有眾多猶太人商號，而且是很有影響力左右當地政治環境。來自中東和歐洲的猶太人來亞洲新興城市越來越多，在大不列顛英國的殖民推波助瀾之下，猶太人的貿易商業活動越加興盛，一九三〇年時，當時新加坡是英國殖民地。一九三九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軸心國德國在歐洲橫掃千軍，使歐洲地區猶太人往美國等同盟國地區逃亡，一九四二年二月八日，日本向盟軍英國所屬的新加坡攻擊，新加坡陷落，嚴重影響猶太人在亞洲的經濟活動。十九世紀晚期和二十世紀早期，在歐洲各地，猶太人都以卓越的企業家出線，一九一三年，在德國猶太人佔全國人口百分之一，卻有四分之一公司行號由猶太人掌控，柏林證券交易所尤其活躍從業人員五分之四是猶太人。二戰期間在歐洲當地的法西斯主義者、德國希特勒納粹黨和蘇聯史達林以軍事暴力手段迫害猶太人，尤其是希特勒屠殺猶太人有六百萬人死於德國納粹滅族行動。歐洲國家英國對猶太人最友善，著名的共產黨創始人卡爾·馬克斯（Karl Marx）是德國猶太人和著名心理學家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是當時奧匈帝國猶太人，他們都前往英國避難，死後都葬在英國。英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英國猶太人倫敦巨富商人和銀行家羅斯柴德（Rothschild）與懷斯曼（Weisman）代表猶太人錫安主義（Zionism）復國組織與英國政府交涉談判，夥同美國政府也參與猶太人復國運動。流浪各國的猶太人已經深深體會，清醒的意識他們必須有一個自己的領土，重建以色列復國，而不是永久寄居異邦的二等公民。

↑1948年5月14日，大衛-班-古里昂正在宣讀《以色列獨立宣言》。

以色列一九四八年回到故居巴勒斯坦（西亞地區地中海和約旦河附近領土）復國，當時全球猶太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有三分之一喪生，現在全球猶太人總數約一千四百萬，以色列佔八百萬，美國境內約五百八十萬，猶太人佔全世界人口不到千分之二，居然控制世界的金融及經濟趨勢，尤其在美國的猶太人掌握美國國會議員的政治方向幕後操盤，國會議員政治獻金很多來自於猶太人，他們在任何領域都有傑出表現，諾貝爾獎獲獎者猶太人相當多，知名科學家物理學家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和原子彈之父奧本海默（J. Robert Oppenheimer），電影導演史帝芬史匹伯（Steven Spielberg），亞馬遜創辦人貝佐斯（Jeffrey Preston Bezos），臉書創辦人札博克（Mark Zuckerberg）等等不勝枚舉的名人皆是猶太人。以色列的恩來自於神的揀選，以色列的怨來自於自身的硬頸頑固，以色列的情來自於猶太人的王耶穌的犧牲，以色列的仇來自於兄弟鬩牆。筆者希望中東戰爭和烏俄戰爭早日結束，化干戈爲玉帛，祈禱世界和平。文苑

洪英哲，筆名「哲風」，台灣台中市人，美國窗蘇里州哥倫比亞學院商業設計系畢業，曾任世界日報洛杉磯社工商記者、廣告業務代表，現任職加州房地產經紀人，喜好文學、寫作、攝影、音樂、品茗，熱心社團活動，北美南加州華人寫作協會會員、理事。

白人至上主義對華裔的影響

張玉池／文

二〇二四年二月十二日在維州（Virginia）夏洛維爾市（Charlottes），爆發「白人至上主義者」擁護者，抗議立在該市公園內的美國南北戰爭時期——南方聯邦將軍羅伯李銅像移走，與反制民眾發生口角及肢體衝突，竟有來自俄亥俄州（Ohio）二十歲白人青年費爾滋（Fields）將車衝入人群，造成一死十九傷慘案，悲劇發生雖有該州州長呼籲停止仇恨、種族歧視，並宣告戒嚴，而川普總統亦發表譴責「白人主義」種族仇恨，要求國人團結以「美國第一」爲先，但卻沒有對主使者懲處，引起國會兩黨議員及民眾質疑，就筆者從電視實況報導所觀察：參與毆鬥群眾有高舉納粹、三K黨等旗幟文宣場面混亂失控，情況類似一九九二年四月在洛杉磯市南區因黑人甘氏（Rondney King）被毆，造成警民衝突，遊民、歹徒乘機搶劫放火，造成死亡人數高達六十三人。故這次事件全國媒體，報章多以顯著版面報導，可見其嚴重性。

一、我華裔移民，因受當年清廷腐敗，割地、賠款影響導致經濟蕭條，加上軍閥混戰已久，人民生活不安生計不易，故而來美謀生，或尋求生活改善及安定，多是隻身來美出賣勞力如：築路、開礦……等。來自沿海省份以廣東四邑人爲多，即所謂「賣豬仔」。「去金山」先以加州三藩市落腳，由於能吃苦耐勞且節儉，雖然較歐洲等地的工人工資低，且待遇不平等，但他們依舊逆來順受，稍有儲蓄，就開始經營洗衣店、餐館、雜貨等生意，因成本少、買賣有成，遭白人不滿妒忌。每當美國經濟不景氣時，就很容易被認定搶了白人工作。所以才有一八八二年國會通過「排華法案」——限制華人工作機會、親人來美依親、置產權、法律訴訟權。故前有一八七一年十月洛杉磯黑鬼巷（Nigger Alley）白人對華人區槍殺搶劫，衝突事件被稱爲「華人街之戰」（Chinatown War）。直至二次大戰，中國因日本偷襲珍珠港成爲美國的盟友國，在一九四三年才廢除「排華法案」，一九六九年甘乃迪總統將中國的移民名額開始比照其他各國，在美的華裔民眾才算能地位平等。但亦有不少被歧視及誤判事件，如：陳果仁在芝加哥酒吧因被誤認是日本人而被殺，李文和因工作被誤洩漏國家機密，被囚入獄多年，受審才還回清白。但每每遇到美國經濟、政治社會不安而發生問題，我們華裔亦會像黑人一般，被視爲打擊、洩憤的對象，故以上歷史爲證，吾人不可不警惕。

↑二十歲白人青年費雨滋（Fields）將車衝入人群，造成一死十九傷慘案。

二、因應之道，我華裔自二次大戰後，移民、留學、旅遊、經商來美人數日眾，對美國社會衝擊如：在公共場所大聲言談、不守秩序、爲自己方便忽視公共衛生，都會成爲華人的負面形象。故我們要別人尊重必先自重，此時僑領社團負責人、知識份子們，應帶頭作用來改進，不可只是「自掃門前雪」，要積極參與主流社會公益活動，或參政爭取權益等，讓主流社會重視華裔聲音，了解中華文化，與其他族裔合作，不要讓白人至上主義侵犯，才能保障自己生命、財產、人權。文苑

↑一九六九年甘乃迪總統將中國移民額開始比照其他各國移民辦理，我在美華裔才算在地位平等。

張玉池，廣東省開平縣人，澳門嶺南中學畢業，台灣國立中興大學法商學院學士，美國新澤西州西東大學（Seton Hall University）歷史系碩士，曾在台、港擔任教職，星島日報編譯，後任職證券公司副總裁二十餘年，現已退休，從事寫作，作品散見報刊雜誌，曾獲華僑救國總會、台灣時報佳作獎。曾任中興大學美西校友會會長、北美南加州華人寫作協會監事。

不死的中國人

姚遙崤—文

前幾天看到一本書有著一個奇怪的書名，是兩個意大利人合寫的，書中描述了他們眼中看到的中國移民（嚴格說來應該是僑民，因爲移民是要落地生根的），其中有一段講到中國人好像是不會死的，因爲極少見到他們辦喪事。

其實原因很簡單，老中們大都是隻身一人，拋家棄眷，千里漂洋渡海來暫時打工掙錢的，存夠了錢或者老了，都要葉落歸根，死也要死在家鄉裡的，於是除了疾病或意外死亡的話，在意大利是很難看到中國人辦喪禮的。

這個現象和一百多年前到美國的中國豬仔工人們幾乎沒有兩樣，他們的目的只有「掙錢及存錢」，完全不計較工作環境惡劣和白人雇主剝削，拿著比其他族裔更少的工資，從不抱怨或反抗，平時省吃儉用以便寄錢回故鄉讓父母和妻小買地蓋大宅（現在去廣東台山一帶還看得到那些屋子），然後老了回家養老，終此一生。

我想起了在八〇年代很風行的一部名爲「功夫」的影集，一個被瞎眼師父叫做「蚱蜢」的孩子從小就在少林寺學藝，長大後憑著一身高超的武藝行俠天下，爲受欺壓的人們打抱不平。有一集演到他到了美國，看到中國參加修築美國橫貫鐵路的同胞（此片主角其實是個叫大衛・凱羅丁的白人演員）橫遭雇主剝削欺迫，就替他們爭權益，白人雇主把他關在大太陽下的一間鐵皮屋子裡三天三夜，以爲他不死也差不多了，沒想到他功夫深厚，居然絲毫無傷，於是他們才同意改善中國鐵路工人的待遇。不過這只是部電影，和眞正的事實完全不符！

既然華工是如此地任勞任怨，辛勤勞苦，應該極受資本家歡迎，怎麼美國會在一八八二年聯邦正式通過了一個「排華法案」呢？這個有史以來唯一的排外族法律爲什麼只是針對中國人呢？是因爲白人岐視黃種人或是華人對美國的白人精英階級造成了無可容忍的威脅麼？岐視當然有，白人不但岐視其他人種也還岐視自己人種中的波蘭人及愛爾蘭人呀，即是如此美國爲何沒有立法排除他們或者排日本人、韓國人或菲律賓人呢？

我們仔細分析一下，原來主要的排華原因是由於根深柢固的中華文化的關係。當時的華工根本只是過客，完全不像其他族裔的移民是準備落地生根的，因此他們不帶家眷，一人溫飽全家飽，目標只有一個就是存錢回家鄉，於是競爭力極強，任何危險的工作都肯幹。就由於這種心態，他們對週遭的社群極爲冷漠，一切與公眾相關的事務全不參與，也從不投票選舉，換句話說也就是不認同美國的大熔爐文化。他們不購物、不置產，當然也就不向政府納營業稅及地產稅了，在許多社會高層精英看來，這批人只是來吸美國的血的，喝飽了即像蚊蟲一樣飛回唐山了，所以美國社會爲什麼要接受這樣的害蟲呢？

↑爲美國修築鐵路的華工與美國工人合影。

不但美國當時的精英逐漸達成了如此的共識，社會底層的其他勞工們也發生了對華工的厭惡，除了他們在工作方面的競爭力落後華工以外，他們更糾結和憤怒的是華工從不參加勞工對資本家的抗爭。在勞資對立的時候，工人們罷工是一項極爲有力的武器，當然愈是全體一致行動愈是能達成資方讓步的目標，然而華工們偏偏要當「工賊」削弱勞方團結的力量，於是社會底層大眾的反饋也更讓主導律法的上層覺得華工的存在的確是一個毒瘤。

最讓精英們感到憂慮的是中國人數極多，又大半窮困無比，那時只要能湊足四十美元就可以到加州打工，如果聽任如此發展下去不加限制的話，華工很可能就會遍佈東西兩岸。更讓人害怕的是華人拒絕融入美國文化，如此看得到社會可能會分開成兩個無法溝通的階層，對美國來說這絕對是一個危機，於是在一八八二年聯邦就迅速地通過了史無前例的排華法案。

排華法案此後不斷的被修訂及擴充，直到一九四三年羅斯福總統才簽署取消。在這六十一年的執行期間，美國在金山灣中的「天使島」（Angel Island，眞是個好諷刺的名字，我曾經上去參觀過，有像

牢房一般的許多屋子和辦公室）上設置了一個移民管理局，處理了約一百萬中國人的移民案件，除了極少數的人有父親或丈夫是美國公民被准許居留以外，絕大多數都被強制遣返中國了。相比於在紐約的被歐洲移民們暱稱爲「希望島」的愛樂斯島（Ellis Island，上面也設置了移民處理局），眞是不可同日而語了。

奇怪的是華人去東南亞地區的移民們就沒有那麼濃厚的落葉歸根的包袱而是很舒適樂意地留下來了，我認爲或許是當地的土著科技和文化並不比華工高，因此華人所受的心理壓迫沒有像在白人社會中那麼強烈，落地生根的意願相對的也就比較大了。不過華人的處境雖然比在歐美地區好些，也不是就沒有危險，常常一有排華事件，華人的生命及財產都遭到極大的危害，例如印尼二十世紀中好幾次的殺戮華人的暴動，死人無數。

即使在民風比較純樸的菲律賓也發生過類似的排華事件，只是沒那麼血腥而已。有次政府規定華人都要改掉中國姓取菲律賓的姓，否則就要被處罰。八〇年代推翻了馬可仕後來當了總統的柯菈蓉・阿奎諾，她娘家姓「柯環科」，原來她祖父是個從福建移民來的名叫許環的人（東南亞的華人大都是廣東移民，只有菲律賓閩南人佔多數），從撿破爛開始，後來辛勤勞苦積了些錢開始做生意，他極具經商天賦發了跡，成了當地的巨富，被人尊稱爲「許環哥」，閩南語「許」唸做「柯」，他就順理成章改姓成「柯環科」啦！

人類幾十萬年從非洲遷移到世界各地的歷史，就是一部資源爭奪史（其實這是動物界的生存法則，獅群、狼群遷徙到一個新地區也都是如此，很可悲的是我們的世界歸根究底就是一個生物爭奪資源和能源的地方），先到一地的人自然把當地的資源據爲己有，後來的人們除了以武力征服當地人奪取了資源以外，就是要擺低姿態接受當地人居高臨下的施捨，所以晚到的移民大多處於被敵視、被剝削的地位。全世界無論在何處都是如此，只是被岐視的程度有所分別罷了！水往低處流，人往高處爬，即使岐視的現象無時無地不在，移民的風潮還是沒人擋得住的。

好在排華法案解禁以後來美國的華人在五〇至六〇年代有許多是來留學的知識分子，以從台灣及香港來的居多，到了八十年代中國大陸開放，從那裡出來讀書的年輕人才大幅增加，學成後大都留下來工作，然後成家立業變成第一代的眞正移民。像我即是從大陸到台灣然後來美國移民的第一代，一生自然跟首代移民們一般地省吃儉用，競競業業。下一代的兒女就活得豪放得多，花錢的習慣我們看起來就有點怵目驚心。第三代他們的兒女就好像和白人主流的小孩沒什麼差別了。

於是我就得出一個領悟，接受高等教育提高族群素質是融於美國社會和進入中上階層的列車，短時間內也許看不到顯著的成果，然而用不著幾代以後華裔在美國的成就應該不會比別的族裔有多大的差別。「不死的中國人」這個現象大概是不會常久持續下去的！文

姚遙崎，本名姚志白，退休前任職美國聯邦政府國土安全部核子工程師。雖然是學工程的，但從小喜愛文學，陸續在唸大學時就書寫文章詩詞刊登於報章雜誌。在公餘去涉獵哲學，獲得學位，因此文章中有時會討論人類的願景和遠景以及人類在地球上所該擔當的角色。愛好：讀書，園藝，烹飪，旅遊，運動（尚在打籃球），空手道，氣功。曾任華府華文作家協會會長。

美國是老年人天堂嗎？

薛永康 一文

「美國是老年人的天堂嗎？」筆者在台的退休老友提起這個問題令人深思。尤其是看到一月十五日世界日報有關紐約老年移民的困境，不得不從各方面分析去尋找答案。

「紐約老年移民社交孤立陷困境；想返鄉卻不捨兒孫、不會英語、一生低薪無積蓄、無社安金」爲世報報導。筆者年輕時來美已逾半個世紀，達到古來稀之年，可以由自身經歷以及多年來的觀察分享一些看法。

筆者曾在邁阿密經商六年，顧客不乏退休的老年人。佛羅里達州一年四季天氣暖和、房價適中，被稱爲老年人的退休天堂也不爲過；全美各地的老人退休後趨之若鶩。但是老人們貧富懸殊，有來自東岸北邊所謂的Snow birds爲富裕老人，他們只在冬季來佛州避寒，在兩地都有房產。另一極端爲一些貧困老人擠在邁阿密的小公寓裡，中午到政府補助的餐廳排隊領餐，飯後一張躺椅曬太陽，無所事事一天過一天。是天堂或是地獄，見仁見智。

在加州，筆者也有同齡朋友七十歲仍爲工作打拚，因爲沒有儲蓄可面對日益高漲的生活指數。也有朋友謂他在離開這個世界之前錢用不完，一年到頭到處旅遊不亦樂乎。由上述佛州及加州的例子，經濟情況爲一快樂與否的重要因素。

「天堂和地獄只在一念之間」爲佛家警語，有些人在逆境中安之若素，或是牢騷滿腹，因人而異，這是心態問題，不是每個人都能隨遇而安，而在實際生活上有很多問題都需要考慮。筆者認爲：對於年輕移民來美的人必須瞭解美國夢要自己追求，融入社會奮發努力並儲蓄是有必要，老年時才能安定。年老才移民則需三思而行：風俗民情、生活習慣、語言障礙、健康情況等皆需考慮！美國對老年人，尤其是已適應者來說可以是天堂，反之也可能有如世報報導紐約老年移民面臨的困境。

【本文原刊於二〇二四年一月二十日（星期六）世界日報「讀者論壇」版】

美國夢仍存在嗎？

薛永康／文

「美國夢要到美國海外才能實現」爲十二月五日世界日報頭版標題，謂民調顯示某些美國民眾對「美國夢」（American dream）的信心正在消失，必須遠走他鄉，因爲其他國家生活開銷壓力較輕，經濟彈性空間較大。「美國夢」是否名符其實、仍然存在，令人質疑。

何謂「美國夢」？這是一種理想（民主、權利、自由、機會和平等），其中自由包括繁榮與成功的機會，以及向上流動性。相信勤奮、勇氣、創意和決心可邁向富裕，而非依賴援助。在美國擁有的經濟自由相當多，政府扮演的角色有限，任何人都有機會透過自己的努力邁向顛峰。

微軟、蘋果電腦、亞馬遜、特斯拉電動車等的創始者皆爲最佳例子；白手起家、完全依靠自身創意及努力締造了他們專業領域中的王國！這些大公司僱用的員工和最高主管與政界領袖皆有不同膚色、性向，以及各種族裔的外來移民。

再者，美國的平權行動affirmative action是阻止及糾正任何歧視的法律，目標側重於促使全民獲得教育及就業機會，特別考慮在歷史上曾被排斥的少數族裔或婦女，同時確保公共機構如大學、醫院、警察部門能夠代表他們所服務的人群。

筆者認爲上述個人的成功例子以及政府保障個人權益皆爲「美國夢」的寫照。想要圓夢的前提仍爲勤奮、勇氣及決心。雖然美國目前不乏通貨膨脹、房價高昂以及治安不良等問題。事實上這些問題在許多國家都有，必須面對以及學習如何適應。例如，南加州以及紐約市的高房價令人瞠目結舌，則可選擇工作機會仍多，且房價仍低的德州或是佛羅里達州。在疫情間居家上班已成常態，目前許多公司允許員工在外地上班。

論壇版及家園版刊出。北美南加州華人寫作協會終身榮譽會員。

薛永康，淡江大學英語系畢業，Pepperdine University 工商管理碩士，加州執照會計師。曾任職航太公司財務分析師，土木工程公司成本控制主管，國防部國防承包商稽核員等職。在台求學時，曾任石器時代樂團和時光合唱團主奏吉他手。在南加州應邀加入夢幻樂隊，在大專校友會及各種場合演出。退休後喜好寫作，文章常在世界日報

美國有許多其他國家缺少的先天優勢：優良的地緣環境如南北的友善鄰國、東西接鄰兩大洋。加上工業發達、農產豐富、人才濟濟等；也因如此，每年在美墨邊界有數十萬無證客聚集追求「美國夢」，其中不乏來自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對移民美國趨之若鶩，認爲美國也許有自己母國缺乏之處，例如工作機會或是個人自由等。

當然，追求「美國夢」必須付出相當代價。西諺云「Where there is a will, there is a way」能夠準備在逆境中意志堅定克服萬難、替自己創造機會爲第一步。否則「美國夢醒」的後果，只有離開一途！文

【本文原刊於二〇二三年十二月十日（星期日）世界日報「讀者論壇」版】

帶走一身的榮耀——悼念瘂弦

周愚一文

驚聞詩人瘂弦先生於十月十一日辭世，我深感沉痛，因爲他對我的教導和愛護甚多，把我這個名不見經傳的作者當作是朋友。

↑瘂弦以《瘂弦詩集》、《中國新詩研究》、《記哈客詩想》等傷品稱頌，蔚開臺灣現代詩篇新頁。（圖／維基百科）

回顧我與瘂弦的互動，見面只有四次，但通信則非常多，而且通信早於見面。第一封信是他先寫給我的，那是一九八三年，我寫了一篇短文，敘述見報載有一封由美國寄到台灣的信，被郵局誤送到大陸去了，因當年許多美國人對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英文名稱還混淆不清。我文中說，要鄧小平好好保管那封信，待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後，把信呈送給經國先生。我還記得，瘂弦的來信是：「來稿有關鄧小平呈信給經國先生，極妙。請註明誤送信件之原文出處。」第一封信就是這麼短短數語。此後又與他多次通信，他有信必回，而且都是用毛筆寫的工整字體。

第一次與瘂弦見面是一九八九年，那是我一九八二年來美後第一次回台灣。我和當時的世界日報副刊主編田新彬聯絡，第二天接田新彬的電話，說瘂弦要請我吃飯。我非常驚喜，更感到榮幸。赴約後見到瘂弦和他的夫人以及田新彬，我和他們三人都是第一次見面。席間瘂弦暢談他編聯副的一些趣事，並向我敘述副刊取稿的規則及投稿的要領，使我受益良多。

他的夫人則關心美國的生活情形和物價狀況。我說：「衣食住行四大類，前二項便宜，只要不上豪華餐館，不到大百貨公司買衣服，這兩項都不貴，但後兩項都貴。不論租或買，房價都高。」

至於行，我說：「以洛杉磯爲例，沒有車就等於沒有腿，家中多人有不同的工作就需要多部車，車價、油料、保養及保險費都相當高。」

我又說：「更重要的是醫療，看醫生極貴，萬一重病住院更是天價，如果沒有保險，是很難負擔的。」席間他們透露退休後有移民來美的打算，後來我得知他們移民到了加拿大。

第二次與瘂弦見面，是一九九三年我回台灣領聯合報徵文的報導文學獎，我是

↑1999年瘂弦受邀至洛杉磯參加北美作家協會第四屆年會，發表演講。（圖／周愚提供）

以〈歸來的軍刀〉一文獲獎。在我回台前，他即來信要我在頒獎典禮中代表得獎人致答謝辭，在眾多得獎人中，他賦於我這項使命，使我深感榮幸。

頒獎典禮次日，他又在鼎泰豐請我吃飯，席間尚有田新彬，和也是得獎人的喜樂和小民夫婦，以及一位聯合報的女性員工（我忘了她的名字）。喜樂不但和我同是得獎人，也同是空軍退役，喜樂是機械人員，那位聯合報的女性員工原是華航空姐。瘂弦笑說：「在座有飛行員，有空中小姐，有維護飛機的人，如果現在我們有一架飛機就可以飛得起來了。」

第三次和瘂弦見面，是一九九九年我以北美洛杉磯華文作家身分主辦北美作家協會第四屆年會時，邀請他來擔任文學演講。他的演講不但內容扎實，且風趣幽默，妙趣橫生，台下多次掌聲如雷。

會後我們夫婦與瘂弦同遊拉斯維加斯，同行者有田新彬、北美洛杉磯華文作家協會前會長蓬丹、幽默女作家吳玲瑤、及其餘文友數人。那次旅遊中有個小插曲：瘂弦連吃了幾天美國食物，在拉斯維加斯的一次晚餐，我們本想帶他去賭場裡一家豪華餐館用餐，他卻皺皺眉說只想吃一碗牛肉麵。於是我們轉往中國城的餐館吃牛肉麵。

第四次，也是我最後一次與瘂弦見面，是二〇〇八或二〇〇九年左右，我記不清確實的年份了。那時他已移民加拿大，我邀請他出任北美洛杉磯華文作家協會的永久榮譽顧問，他與夫人一同前來洛杉磯。那次席開四桌，文友爭相與他照相，令他應接不暇。最後他致詞時幽默地說，擔任顧問可以，但「永久」兩字可以取消，如果他這個顧問不稱職，隨時可以把他撤職。贏得了哄堂大笑。

此後我和瘂弦有多次通信，但未見過面了。縱觀他的一生，集名作家、名詩人、最著名的副刊主編於一身，以九十二歲高齡辭世，既是高壽，也帶走一身的榮耀，願他一路好走。他的夫人已早於幾年前辭世，現在他可與夫人共同安享天國，並等待著我們不日與他們在另一個世界相見。文苑

【本文刊於二〇二四年十月二十五日世界日報副刊。文章刊出時前八天，作者已經過世，本文應該是作者的最後一篇文稿。】

周愚，本名周平之，空軍官校及美國空軍戰術學院畢業，曾任飛行官、中隊長、禮賓官等職，空軍上校官階退役。一九八二年來美，熱心於社團活動，並從事寫作。著有《男作家的魅力》、《女作家的風采》、《美國生活忙、盲、茫》、《新大陸上的八條線》、《地中海上的探戈》……等著作。曾任洛杉磯榮光聯誼會、空軍官校校友會等會會長。一九九一年籌組北美洛杉磯華文作家協會，後擔任會長。一九九八年曾任北美華文作家協會副會長。二〇二四年十月十七日因摔跤過世，享年九十四歲。

鴻來雁往憶瘂公

蓬丹／文

二

二〇二四年十月華文文壇瀰漫著對詩人瘂弦的感念之情。各種紀念專輯與緬懷文字，讓人感慨神傷，又一位曾經燦然若星的文學大師殞落了。

猶記得大學時代，喜愛文藝但從未想要寫詩的我，偶然看到一組文句，讀之但覺既有行吟詩篇的巧思，又有即興歌謠的靈動，句句入心且能朗朗上口，立時喜愛上了，抄錄在筆記本中：

溫柔之必要
肯定之必要
一點點酒和木樨花之必要
正正經經看一名女子走過之必要
君非海明威此一起碼認識之必要
歐戰，雨，加農炮
天氣與紅十字會之必要
散步之必要
遛狗之必要
薄荷茶之必要……

越讀賞越有共鳴，我和幾個趣味相投的知心朋友，像接龍般順口說著：「看電影之必要，騎車去看花之必要，乘火車去看阿里山雲海之必要，讀齊克果之必要……」心比天高的我們，簡直覺得有太多有必要去做的事，一生怕都不夠用吧？竟然，有一個通透具洞見的人士已經抒發了我們的心聲了！

後來得悉，這些知性感性兼備的迷人字句來自詩人瘂弦的《如歌的行板》，其後我也曾在報刊的訪問中，知曉瘂弦這個特殊的筆名涵義深刻，原來本名王慶麟的他年僅十七歲就隨軍輾轉來台，某日，離鄉孤子在臺北街頭聽聞遠處傳來二胡聲，沙啞悲切的琴音震撼心靈，想起母親的小腳和油烙鍥，油然覺得自己恰似一把啞掉了的琴弦，他哭了，開始以瘂弦爲筆名寫作……讀後不禁對少小離家的詩人肅然起敬。

↑兩對父女檔2014年合影於洛城，左起：小米、瘂弦、游芳慟、蓬丹。

那時從未想到，多年之後我會和詩家瘂弦有所交集，信件往返厚厚一疊，在電子時代，建立了一段鴻雁傳書的美好情誼。先是我的一篇散文被選入他主編的《女作家的百寶箱》一書，收到他親筆致謝短箋。有一年海外華文女作家協會在台灣開年會，我與幾位常在聯合報系的美國世界日報副刊發表作品的女作家，應邀至聯合報舉辦座談會，談海外寫作的甘苦。會後晚宴，我首度見到了慕名已久的詩人，彼時他擔任聯合報副刊主任，備受器重，因此大家都已尊稱他爲瘂公，但他沒有名家或長官的趾高氣揚，反而態度親切，言語風趣，席間眾人皆感賓至如歸。

開始有較爲近距離的交流，當屬一九九九年北美華文作家協會第四屆年會在洛杉磯召開，會後幾位文友聯袂去賭城遊訪，我們特邀瘂公與夫人張橋橋女士同行，伉儷之間的互動，讓我們感受到神仙眷侶的眞義。身材纖秀、神態溫雅的橋橋早年曾寫過一篇文章《花非花》，將夫妻比翼的款款深情娓娓道來，成爲文壇佳話。

「那時他常來找我，但我想我是決不會嫁他的。他既不高也不瘦（我喜歡高瘦子），並且有許多女朋友，在我看來是個『壞人』。但那年他過三十歲生日，我帶了一束桂花和蛋糕去看他，他好高興，還有一次，我們在月光下散步，他看著月亮，走了好長一段路，一句話也不說，慢慢停起來，聲音低沉而優美，哼著，歌聲全變成他對故鄉和母親的呼喚，聽得我的心緊緊的抽起來。側臉望他，也正有淚自眼眶滾落，透過松針的月亮在淚中碎成千百個。好像也不壞。從他做的許多事上，慢慢看出一個人的表面和內在完全是兩回事。而後在星子和月光下又走了三年，走出了細細的恨和滿滿的愛。……他說要為我造一間小茅屋在山坡上，屋外種棵大榕樹，樹下放把椅子，讓我整天蜷在上面思想和流淚。他將為我做一切。婚後，他的確努力替我做許多事……」

我將賭城同行的照片寄給當時已移居加拿大的瘂公，他回覆說會遷往遙遠的北國就是希望橋橋能在較爲清新安靜的環境中調養身體。數年後的二〇〇九年，瘂公在給我的信簡中曾不只一次眞情流露：

「內人逝世快四年了，我沒有一天不想念她，家中她的衣物絲毫未動，連浴室的牙刷也插在那裏，好像等她回來，只是晝長夜長，一片寂靜……」

另一封信中他說橋橋的往生是離家遠行，他一直在倚門盼望。

橋橋女士文中訴及瘂公對故鄉的痛切念想，他給兩個女兒取名「小米」、「小豆」，這正是故鄉河南南陽盆地兩種主要的農作物。小米與綠豆，入秋後成熟，穿過腸胃與歲月，轉化爲生命的詩歌。瘂弦作品中的鄉愁意象，一概來自南陽。

有一闋《鹽》，訴說著戰爭年代，山多地方窮的南陽缺鹽的慘況，吟誦間尤覺摧人心肝、不忍卒讀：

二嬤嬤壓根兒也沒見過陀思妥耶夫斯基
春天她只叫著一句話：鹽呀，鹽呀，給我一把鹽呀！
天使們就在榆樹上歌唱
那年豌豆差不多完全沒有開花……

原來戰亂中，販鹽的小商販行至南陽被土匪殺了，擄走鹽袋，地上撒下一些沾滿血和土的鹽，村裡的人仍然搶著把這些鹽帶回，用水和紗布過濾出來使用，顯然年老力衰的二嬤嬤是絕對搶不到的。

與瘂公開始魚雁往返時，早已有彼此的電話和電郵，但是他說：「網路電子郵箱出現後，大家不重視紙上的書信了，其實是一種失落，與時俱進是大勢所趨，但還是留幾位雁往鴻來的人吧！否則這世界也太荒涼了……」

他堅持要做「寂天寞地仍然站在街角的郵筒守衛者」，可能就是這種對文字的留戀與尊重，瘂公移民加國時，行囊中竟然帶著三千多封歷年保存的信函書簡。

二〇一四年，我將過去數載嘗試塗鴉的短詩整理成冊，準備出版一帙詩卷留念。我先將卷首語奉寄瘂公請他斧正，回函令我十分驚喜，他居然如同多年前我抄錄他的詩篇，將我不算成熟的感性言辭，以他那一手堪比書法大家的字體書寫出來：

指間的筆桿
是一柄釣竿
漫溯於字詞的湖澤

↑瘂弦應邀赴洛杉磯演講後與文友合影，右起於德蘭、蓬丹、瘂弦、潘郁琦。

散文迤邐成搖曳生姿的荇草
一行又一行
偶而竿頭亮起一星螢光
採擷下來便入詩了

他並以鼓勵的口吻說：

「我喜歡你這詩段的表達，寫得眞好，雖然受一點點徐志摩的影響，但妳有妳的創造，比他的《再別康橋》還細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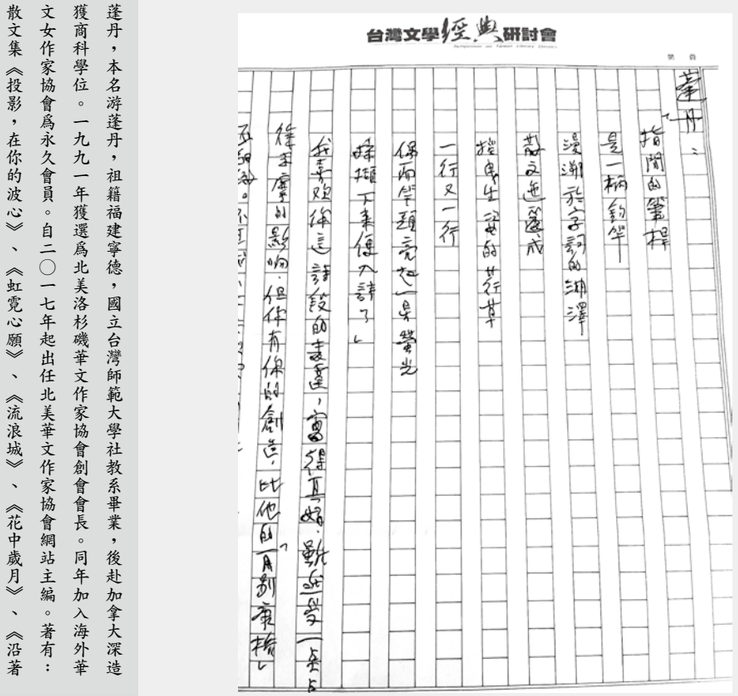
不過他說因爲幾十年不寫詩了，不願意爲了應酬而信筆作序，破壞詩境。但是他也說：「如果妳的散文集距離出書還有時間，我願爲妳的新書撰序，認眞地寫，作爲我們友誼的紀念，好嗎？」

但也正是那一年，我遭遇喪母之痛，心情久久無法平復，生命激流遇險礁，我的出書計畫也擱淺了。延宕了很長一段時間後，痙公來函說道：

「老來多病，曾昏倒數次，摔倒後大量的字忘記怎麼寫，思路也不集中，原來答應爲妳的新書撰序，恕我無法兌現了……」

想起幾位前輩作家都曾說及提筆忘字的問題，我理解那份廉頗老矣的感傷，一生鍾愛文字的詩人覺得自己被文字遺棄了，掩上信簡心中倍感黯然。

歲月洪荒，對一位年近九十的長者，執筆寫信想必十分傷神，於是，漸行漸遠漸無書、水闊魚沉何處問的情境，取代了


↑痙公手跡。

蓬丹，本名游蓬丹，祖籍福建寧德，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社教系畢業，後赴加拿大深造獲商科學位。一九九一年獲選爲北美洛杉磯華文作家協會創會會長。同年加入海外華文女作家協會爲永久會員。自二〇一七年起出任北美華文作家協會網站主編。著有：散文集《投影，在你的波心》、《虹霓心願》、《流浪城》、《花中歲月》、《沿著愛走一段》、《夢、已經啓航》等，小說集《未加糖的咖啡》、《每次當我想起他》，另有傳記文學，報導文學，詩集等共十三部，曾獲海外華文著述首獎、台灣省優良作品獎、五四文藝獎章、世界海外華文散文獎、辛亥百年文藝創作獎等獎項。現爲北美洲華文作家協會會長。

來不及說謝謝——悼念周愚先生

林良姿一文

↑2017年作者林良姿夫婦（前坐二者）至洛城周府造訪周愚夫婦。

最近幾天，我的手機經常跳出十年前秋天在張家界旅行的照片，彷彿打開一個時間的裂縫，將記憶的片段重新呈現眼前。那次旅行中，我結識了南加州的知名作家周愚先生。看著當年的合照，回想今年二月我擔任他新書發表會主持人時，他還神智清明地和我討論各種細節，如今他已駕鶴西去，與我天人永隔，瞬時深切的悲傷與愧疚瀰漫心間。

初次見到周先生，是在一九九七年洛杉磯華文作家協會與《世界日報》聯合舉辦的「九歌作家座談會」上。他擔任洛杉磯華文作協會長，負責接待。當時他英姿勃發，散發著軍人般的挺拔氣息，卻又文質彬彬，風度翩翩。演講時妙語如珠、風趣幽默，是位魅力非凡的紳士。我雖然不認識周先生，但早已在報章上讀過他的文章，對他的生活點滴並不陌生。他的文章蘊含著豐富的人生閱歷及智慧，內容精采有趣，描述生動，具有人情味，讀來令人心生共鳴，倍感親切。

二〇一四年十月，我參加了鳳凰古城及張家界旅行團，團友在巴士上自我介紹時才發現，坐在我前座的男士居然就是久違的周愚先生。我趕緊寫email給遠在美國家中的先生，告訴他這個驚喜。能在旅途中和景仰已久的知名作家偶然相逢，眞是太意外太開心了。

隔年我將這段機緣寫成文章〈不時相遇〉，在世界日報「上下古今版」發表，周先生看到之後，也寫了篇〈有緣相聚〉加以回應。我的這篇拙文後來被他收錄在《地中海上的探戈》一書中。有次我回洛杉磯訪友，周先生還特別在一間很高檔的中餐廳請我吃飯，並邀來一些文友相聚作陪，令我非常感動，受寵若驚。

由於我居住的城市買不到《世界日報》，這些年每當我的文章刊登在報上，周先生總不忘保留報紙寄來給我。有一次，他甚至特地開車一小時，跑到離他住家很遠的蒙特利公園市《世界日報》辦公室，幫我尋找過期的報紙。讓年事已高的前輩如此勞煩，我心中十分過意不去，卻又無以言謝。

上周我有一篇文章在家園版刊出，十月十四日晚間，剛收到他寄給我的報紙，原本打算隔天向他致謝，告訴他我已經收到報紙。萬萬沒想到，十月十五日清晨接到文友傳來消息：「周愚先生在前一天外出時暈倒，頭部受傷腦出血，現正昏迷住院。」我感到無比震驚與錯愕。雖然每個人終有一日要回天家，周先生也已近九十高齡，但他仍經常到世界各地旅行，足跡遍布山川湖海，還不時邀約朋友參加舞會，比年輕人更爲活躍，以往也避過幾次意外劫難。我一直以爲，他會如我每年生日祝詞中所祈願的那樣：「壽比南山、長命百歲」。然而三日後，我終究收到他離世的噩耗，心中非常難過，因爲我已來不及向他道聲謝謝。

周愚先生允文允武，前半生是爲國爲民的熱血軍人，後半生則縱橫文壇，筆耕不輟，並積極參與許多社團，貢獻所能，服務人群，在各界發光發熱。他來自將門世家，本身才學俱佳，事業有成，夫人美麗嫻淑，女兒優秀傑出。他曾和夫人獲得「最佳父母親」的榮譽，家庭生活相當幸福美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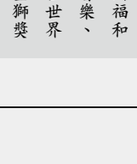
↑2024年2月參加周愚新書發表會，右二爲筆者。

他移民美國之後，熱衷寫作，是位多產作家，至今已發表了三百多萬字，著述二十多本書，榮獲許多重要的文學獎項，成就斐然。二〇一七年，他邀我擔任《地中海上的探戈》新書發表會的評論講員。今年年初，他的兩本新書《墨濃情緣深》和《鑽石的滋味》問世，他再次邀我從德州前往洛杉磯，見證這喜悅的時刻。當我收到他寄來的活動流程時，才發現他安排我擔任新書發表會主持人，儘管我當時心生惶恐而婉拒，但最終還是因他厚愛而硬著頭皮上陣。所幸活動圓滿成功，我沒有辜負他的信任。當時周大哥神采奕奕地表示，他還有兩本書已完成書稿，正預備出版中，我和先生也答應將來還要再來參加他的新書發表會，如今，這也成了未竟的心願。

在我的心目中，周先生是位「望之儼然，即之也溫」的文壇前輩。他和我父親同年，可算是我的長輩，但因他行事爲人豪爽熱誠，有「大哥」的風範和氣魄，北美文友都尊稱他爲「周大哥」，我也跟著稱呼。他待朋友慷慨大方，重情重義，只要應諾之事，必定迅速而妥善地完成。所以他在南加僑界和北美文壇，交遊甚廣，人緣很好。每當文友們有作品發表，他總是義不容辭地貼文分享、幫忙宣傳，經常提攜關照後輩。這份無私的精神在現今這個功利盛行的社會，顯得格外珍貴。

回首往事，我對周大哥充滿感激之情。雖然他已離開這個世界，但他的爲人處事和勤於筆耕的精神，都足以成爲我的表率。我深信，他的人生精彩絕倫，沒有虛度光陰，絕對不枉此生。遺憾的是我來不及向他致謝，只能希望他在天上也能夠明白我的心意。所有的感激化爲祈願，祝福他卸下塵世的勞苦重擔，免除了肉體的病痛折磨，一路有天使相隨，安然地回歸天家。文苑

【本文刊登於二〇二四年十一月八日世界日報副刊】



第一名，及多次華僑救國聯合總會海外華文著述佳作獎。現任北美洲華文作家協會秘書長。

林良姿，台北市人，德州中西州立大學人力資源發展諮商碩士。目前定居於德州福和市，從事財務工作及房地產投資。喜好四處遊山玩水，品嘗美食。熱愛文學、音樂、舞蹈、戲劇……等藝文項目，業餘從事文學創作，曾任北德州文友社社長，常在世界日報、世界周刊、北美華文作家協會網頁發表文章，曾獲救國團大專創作歌謠金獅獎

↑2024年於周府和周愚夫婦合影。

最後一封信

陳玉琳／文

不知何時開起，洛杉磯知名華文作家周愚大哥開始寄報紙給我，那都是有刊載我文章的「世界日報」。我住在德州達拉斯（Dallas），以往在中國超市可以買到世界日報，後來休士頓（Houston）還設立了世界日報辦事處。

但居住在美國西南邊區的我，從沒想過會發生買不到世界日報的狀況，這情況眞的發生了，世界日報休士頓辦事處停止營業後不久，我在達拉斯就買不到世界日報了。當有文章被刊登時，我只能拜託加州（California）文友幫我買、寄報紙。

記憶中，我沒有麻煩過周大哥，所以當我收到周大哥寄來的報紙時，令我格外驚喜，寫email去道謝是肯定的。但周大哥從不認爲這是大事，在他心中爲文友寄出刊登作品的報紙，只是舉手之勞而已，對我而言，這是極有意義的善行。不久我得知和我同屬一個寫作社團的本地文友，也收到周大哥的相同善舉，我們都非常感謝他。

我與周大哥並無深交，記得他曾來本地辦過講座，而且是自駕前來，由加州開車到東岸，辦完講座的回程途中，留在本地文友家小住後，次日參加講座。短短兩天，我們一起吃過一頓飯，又聽他演講，只覺得他是一位非常隨和的文壇前輩，言談中充滿內涵，更有著豐富經歷所淬鍊出的智慧，我對他更是敬佩有加。

此後，我時常關注周大哥的消息，無論是他送給文友們的郵件，或是報上刊載他的大作，我都詳細閱讀。由於我是空軍眷屬，更特別喜歡拜讀周大哥談論軍中往事。

去年十月十二日，我的一篇文章〈深情相視的日子〉在世副刊登，我一如既往地開心等待周大哥寄報紙給我，因這篇文章記錄了我照顧重病臥床夫婿的心情，我極想保存報紙。但數日後得知周大哥摔倒的不幸消息，我很掛念，在心中不斷地禱告祈求周大哥平安，同時請加州友人替我買報紙，卻被告知「零售商不留舊報紙」，如此我想收存報紙的心願落空了。

周大哥家中有訂世界日報，所以沒有「舊報紙」的顧慮，在失望之餘，我格外感謝周大哥長久以來寄報紙給我的善舉。不久後，不幸的消息傳來，周大哥於十月十八日過世，我悲傷極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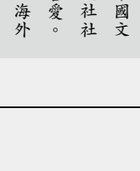
十月十九日我返台，兩周後回美，在整理家人放在我書桌上的信件時，赫然發現一封信件上熟悉的字跡，那是周大哥的來信，郵戳日期是十月十五日，我的眼淚奪眶而出，這應是周大哥寄給我的最後一封信。我以極虔敬的心情小心地拆信，果然是十月十二日刊登我最想保存那篇文稿的報紙。我再次落淚，心中默默地說著：「周大哥，謝謝您，我會珍藏所有您寄給我的報紙。」

此後數日，我一直深陷周大哥去世的悲傷中，心想一定要寫封卡片，去向周大哥的家人致謝與致哀。不幸我竟摔了驚天一跤，不但摔斷鎖骨，更因劇烈撞擊而造成氣胸，兩度手術後十餘日無法坐在書桌前，因此寫致哀卡片的心願被耽擱了。

疼痛減輕後，我寄出對周大哥家人的致哀卡片，但此舉並未減輕我對周大哥的感念。尤其當我取下書架上的剪貼簿，其中每個透明封套中，都放著摺得整齊的報紙，這本剪貼簿愈來愈豐厚，終至脹得鼓鼓的，裡面滿滿地保存著刊載我文章的報紙，也收藏了周大哥對文友的關愛。

我翻了又翻，看了又看，這最後一封信，我決定連信封一起收存，因爲它太珍貴了。文苑

【本文刊於二〇二五年二月十三日（星期四）世界日報「家園」版】



陳玉琳，祖籍浙江餘姚，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系畢業，在台灣曾任國中與高中國文教師十餘年。移居美國後從商，業餘愛好寫作。二〇一二年起擔任北德州文友社社長，並同時主編〈北德州文友社專欄〉，此專欄每週五出刊，甚受達拉斯華人喜愛。二〇一六年八月起擔任北美華文作家協會副會長，二〇一六年至二〇一八年擔任海外華文女作家協會副秘書長。常有散文遊記與家居舒懷之作發表於《達拉斯新聞報》及北美《世界日報》與台灣《中華日報》，及加州《汽車世界》雜誌。著作有《靜墨齋文集》與《歸人絮語》等書。

未竟的心願——悼念文友嘉為

張純瑛—文

二〇二四後半年，文壇一連串的文星殞落無不令人悲痛，既有我仰慕私淑多年的大師，也有對我無私提攜的前輩。其中，同輩文友姚嘉爲於十一月二十七日猝然離去，最令我震驚難信，她，尚未年登耄耋啊。

大約四十年前，我從世界日報「單向認識」了姚嘉爲。初始她勤於投稿家園版，一雙成長中不斷帶來驚奇的兒子平平與實實，是她生活中最大的創作泉源。隨著孩子離家上大學，她的作品逐漸轉到副刊，一篇篇緬懷父母的文章源源問世。他們從江西流離到台灣艱苦扎根，父親與同袍逢年過節時，噙淚咀嚼著家鄉菜，母親在粗礪的柴米油鹽裡，惦念著少女歲月的舞台夢……嘉爲這時期的作品，文字日益洗鍊清雋，交錯著動亂年代的斑駁淚痕，格局擴大，意境蒼邃，讓讀者閱後嗟嘆不已。也是這個時期，她的作品頻頻打動評審，在文學比賽中獲獎連連，包括中央日報海外散文獎，更在梁實秋文學獎中大展身手，散文、譯文、譯詩一一手到擒來。

久讀世界日報，我也開始提筆寫作，二〇〇〇年帶著剛出版的散文集《情悟，天地寬》前往北卡洛麗市，參加海外華文女作家協會第六屆雙年會。那年的會長簡宛爲人親切和藹，許多聞名已久的作家也親切歡迎我這位新會員，姚嘉爲就是其中之一。

嘉爲秀麗優雅，總是面帶笑容，語聲溫婉。由於我們兩人的學經歷極其相似，首度談話即一見如故。我們都畢業於台大外文系，她長我三屆；來美後都轉讀電腦，從事軟體設計；然而始終未能忘情文學，業餘皆喜愛讀書、寫作；而且，另一半都酷愛雕塑。因著這些相似點，我倆雖然分住休士頓與華府，偶爾通電話或在女作協大會上見面，交談都十分投契，也不時從報刊上知悉對方的成長與變遷。

↖北美作協網站創辦人—姚嘉爲副會長。

二〇〇八年夏天，嘉爲辭去電腦工作，隨丈夫職務調動落腳於馬來西亞的吉隆坡，對於久居美國南部的嘉爲，不啻二度離鄉背井，開啓了寫作新頁。將近三年裡筆不停歇，既有異國采風之作，也因爲自身的漂離背景，對馬國華人置身多重文化衝擊下的處境，尤其著墨甚深。

嘉爲曾在世界日報撰寫「華人安身立命系列」，也在美南廣播網主持作家訪談節目，長期關注海外華文作家的異鄉書寫。二〇一一年出版《在寫作中還鄉》一書，訪問黎錦陽、夏志清、於梨華、白先勇、聶華苓、劉大任、張系國、陳若曦、王鼎鈞、施叔青與哈金等十一位旅美名作家。嘉爲表示，該書「以鄉愁爲主題，按照作家出國年代排列，自然地呈現歷史脈絡，生存時空與作家創作的關係」。

二〇一四年，嘉爲出版了《越界後，眾聲喧嘩》一書，再度記錄十四位旅美華人作家的心路歷程，分別是瘂弦、趙淑俠、莊信正、簡宛、陳少聰、張錯、喻麗清、李黎、韓秀、張讓、嚴歌苓、章緣、張翎、曹志漣。該書旨在

↑2018年，海外華文女作協第十五屆雙年會上會員們合影。左起：麥勝梅、蓬丹、胡爲美、廖書蘭、雲霞、姚嘉爲、張純瑛、顏月華、吳玲瑤、莊維敏、王明心。（圖/張純瑛提供）。

探討全球化時代，「海外作家是否仍有身分認同的困擾，鄉愁與漂流的感受？遷移對創作有何影響？在跨文化語境中寫作，有哪些新的挑戰？」

三年間出版兩本內容紮實的訪談集，看似唾手可得，其實嘉爲對每一位訪問的作家，都從閱讀其作品開始，擬題、拜訪、整理、動筆，前後共耗費十年，謂之「十年磨雙劍」並不爲過。

爾後，因爲丈夫每年春夏回台講學數月，她與台灣文學圈有了近距離接觸。二〇一八年十月，她以海外華文女作協會長身分，在台北舉辦第十五屆雙年會，即以搭起文學之橋，連結海外和台灣作家爲念。會後並深入多所大學，與台灣學子交流切磋。由於海外華文女作協有相當高比例的會員成長於大陸，這次雙年會也可視作促成兩岸文學圈相見歡的盛事。

那一次，是嘉爲和我最後一次見面。其後幾年，因爲新冠疫情，女作協停辦實體大會。可喜我們常在線上交談，面對如晤。今年初返台前，我詢問她居時會不會在台北，她說去年跌了一跤，此後身體欠佳。我總以爲她還年輕，調理一陣便能復原，以致於十一月底乍然聽到她過世的消息驚詫萬分。

雖然我們常在女作協大會上見面，最難忘的還是幾次和她私下聚餐。有時候，堅定支持嘉爲寫作志業、服務社團的另一半傅衣健也會加入。我們天南地北談文說藝，氣氛十分溫馨。二〇一七年春在台北明星咖啡館，只有我們兩位，彼此交換了多年的寫作心得。她告訴我，其實她最想寫的一本書，乃是父母家族的故事，因爲要返鄉蒐集資料，而且必須排除雜務，在無事干擾的狀況下靜心進行，所以一直懸在心中未曾啓動。辦完二〇一八年秋雙年會，我想她可以放下重擔，返回江西訪舊蒐料，孰料不久新冠疫情爆發，返鄉路斷，這個長久的意念終究未能落實，應該是這位筆耕不輟、服務文學社團不歇的作家，唯一遺憾未竟的心願。文苑

【本文刊於二〇二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世界日報副刊】

張純瑛，臺大外文系畢業，美國賓州維拉諾瓦大學電腦碩士。曾任海外華文女作協第十三屆會長、華府書友會會長。現爲電腦軟體工程師。張純瑛創作文類以散文爲主，文筆同時兼有纖細優雅的感性以及縝密清晰的層次，題材涉獵廣泛，如中西文化比較、旅美生活、兩性互動、親子關係、談時論政、音樂與文學等，將古典文學與音樂的掌故重新詮釋出新生命，以典雅優美的文筆及生動有趣的實例展現其人文關懷。除散文創作外，亦譯有印度詩人泰戈爾的《漂鳥集》。曾獲華文著連獎、東方文學獎、長榮寰宇旅遊文學獎等獎項。

悲傷的瑪麗蓮

王美一文

我跟先生很喜歡到南加哈崗隔鄰城市拉朋地（La Puente）的市政府及議會商會一帶晨走，這裡寬敞寧靜，朝陽灑向大地，早起的鳥兒在樹枝上吱吱喳喳，讓人心情愉悅。

那天我們又多繞到附近住宅區，看到一位白人太太在車庫旁處理垃圾桶，很自然地向她道了聲「早安」，她有些沒想到的樣子，卻也很禮貌的回應，並走向我們聊了起來。

她名叫瑪麗蓮，一頭銀白色髮整齊的留在耳下，身材修長，腰桿直挺，一點都看不出已經九十一歲了。她說她是在這個城市出生，二十多歲結婚後就搬到這棟房子已快七十年，子女都離家在外，丈夫多年前過世後就一直獨居。

瑪麗蓮開朗健談，笑著細數她經歷過的美國總統，從羅斯福、杜魯門、艾森豪、甘迺迪、詹森、尼克森、福特、卡特、雷根、布希、克林頓、小布希、歐巴馬、川普、到拜登。乖乖！美國立國近二百五十年，她已經走過三分之一多了，我們邊聽邊端詳她的面容及體型，忍不住讚歎她絕對可以入百歲人瑞之列。

兒女早就不讓她開車了，鐘點女工每週兩次來帶她去超市採買，兒子每兩週才從聖地牙哥來看她一次，她多半都待在家裡東整整西弄弄，碰到我們談興很濃，說下次經過時一定要進屋喝杯咖啡，在這個防人之心不可無的年頭，她的毫無城府讓我的心揪了一下。

幾天後我特地送她一個台灣烘焙坊的Cappuccino Mousse Cake，想讓她平淡的日子添些香甜。再去看她時，她眉飛色舞的急著說蛋糕好吃到不行，只留了一小塊給鐘點女工，還用姆指跟食指捏了個一點點的樣子，那神情像極了饞嘴的小女孩，看她燦爛的臉龐，我禁不住拿手機幫她照了張相，鏡頭裡的她笑容可掬，讓人難忘。

眞想不到一個蛋糕帶給她這樣的快樂，先生跟我的父母親都已過世，這麼小小的舉動就能讓別人的父母如此開心，我們非常樂於去做，決定要常常彎道過來看看她。

一天我們送上一束鮮花，她開心的找來花瓶插上，欣喜躍上臉頰，這個笑容又在我們心上扎了一下。她說眞高興我們晨走時主動跟她打招呼，若知道在門外會遇到可以聊天的人，她早該多在前院活動，語氣純眞可愛，逗得我們笑了出來，卻不免夾著一絲心酸。

去年瑪麗蓮告訴我們她女兒罹癌，在醫院又不幸感染COVID新冠病毒，病情惡化，讓她憂心忡忡。今年初再打電話去，接到她女兒不敵病魔離世的噩耗，她說她心都碎了。我趕去探望，看她傷心的樣子，眞叫人不忍，但願時間能醫治好她。我帶給她一盒從台灣帶回來的花生糖，希望甜味與關懷能化解一些她心中的苦。

待我從外地回來去探望她時，發現時間並沒有發揮功能，破碎的心很難補好，她仍然沒有走出喪女的傷痛。我安慰她說我也多次經歷過至親驟逝，很了解她的痛，她說：妳不能理解，年老故去是自然的凋零，從她而出的女兒竟然先她離去，她很難接受，是懷胎十月養育數十年的母親心中永遠的痛！我跟先生忍不住感歎：最難忍受白髮人送黑髮人啊！

母親節前我帶了台灣高山茶去看她，無人應門，她不用智能手機，我發不了簡訊，只能在電話中留言，告訴她別忘了把門口竹籃裡的茶葉拿進屋，盼望她喝茶的時候想想我們，得著一些安慰。

過後我打了很多電話給她，都是要留話的錄音，再來連留話都收不進，怎麼都聯絡不上她。我們從沒見過她的左右鄰居，她心情好些了嗎？她兒子有沒有幫年邁的母親做什麼安排？從去年認識她到現在，一年多來我們無法不關心她，我滿懷憂慮：往後的日子她怎麼過？

【本文刊登於二〇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世界日報「家園版」】

王美，臺灣大學外文系畢業。資深新聞人，歷任華視記者、主播、新聞節目主持人、製作人、國際新聞主任、華視美洲新聞中心主任暨駐美特派員。曾獲電視金鐘獎、全國社教有功人員獎。二〇〇九至二〇一〇年南加州台大校友會會長、二〇一四年南加州北一女校友會會長、北美南加州華人寫作協會第十七屆、第十八屆會長，現爲監事及永久會員。

不離不棄一世情

——照顧失智妻十七年的經過歷程

吳宗錦一文

妻確診失智症的那一刻，我立即問腦神經科醫師說「還能活多久」，醫師回答說：「八至十二年，要看照顧的好壞，和患者的身體情況」。醫生說阿茲海默失智症是無藥可醫的病症，而且是不可逆的，只能設法延緩腦部退化的速度，因此我開始與時間賽跑。今年已經是妻失智的第十七年！

↑新婚時攝於台北花園新城。

那一天晚上妻本來應該在七點鐘左右下班回家，到了九點鐘仍然沒有回到家，打電話到她的手機卻無人接聽，連打了好幾通還是沒有回應，只好語音留言，眞把我急死了。到了將近十點，妻才開車回到家，急切地問她怎麼回事？妻說，她開車上高速公路時可能是開錯方向，卻沒有發現，等開了一個多小時，卻一直沒找到回家的出口，才想到自己可能上錯高速公路入口，開錯方向，才下高速公路反方向開回來。

妻從事保險業務，有一天晚上去拜訪保險客戶，晚上九點半就出來了，可是卻找不到車子，在客戶家附近找了半個小時都找不到車子，只好再按客戶門鈴，請客戶送自己回家。第二天早上請管家陪妻去找車子，原來車子就停在客戶家旁邊的巷子裡。

有一天妻上班的保險公司經理打電話給我，要我找個時間到他們辦公室一趟，因爲妻在辦公室的一些行爲怪怪的。到了妻的辦公室，只看到妻的辦公桌堆滿了好幾落打印好的文件，原來是妻把電郵裡的所有文件都打印出來，我問妻爲何要這樣？妻說：「打印出來等有空時再看」。保險公司的經理還說，妻最近常常會忘記一些公司交代的事情，可能有健忘的狀況，建議我趕快找腦神經科醫生檢查一下。

於是我帶妻去看腦神經科醫師，醫師安排妻去照腦部斷層掃描（MRI），看到妻的腦部海馬區已經萎縮了三成，證實妻確診了「阿茲海默失智症」。其實，在確

診失智症之前已經有跡可循，妻發生的一些奇怪現象，都是阿茲海默失智症的前期癥兆。

失智初期階段

阿茲海默失智症是一種腦部緩慢退化的病症，而且無藥可醫，只能想辦法延緩其退化過程。除了服用延緩惡化的藥物，腦神經醫生說，旅行可以幫助患者延緩惡化的速度，因此在失智症初期階段，妻還能走路行動時，身爲丈夫的我，只能辭掉工作，帶著妻到處旅行。

妻在失智症的初期在外表上還看不出來生病的樣子，我帶妻去澳洲雪梨觀看跨年煙火，去中東住七星級酒店，還到德國柏林旅遊和拜訪哥德故居，但因爲妻會失禁，常常需要上廁所，長時間搭車的路上旅行不很方便，後來發現帶妻搭乘遊輪可以換洗衣服，常給她上廁所，因此在妻退化到行動不方便之前，就跟時間賽跑，盡量帶著妻去搭乘遊輪，讓妻能夠環遊世界。畢竟妻也是辛苦了一輩子，正到了即將退休享受人生的階段，卻患了無藥可醫的失智症，因此我必須設法補償她。

↑Alice結婚前攝於宜蘭頭城海濱。

在失智症初期的第二年到第六年，我帶妻搭乘了十八趟遊輪，包括加勒比海遊輪、美國東岸和西岸遊輪、南美洲遊輪、波羅的海遊輪、地中海遊輪……。一直到妻已經必須坐輪椅的時候，還帶上看護和管家一起搭乘一趟墨西哥遊輪，之後，妻就再也無法出門旅行了。

失智中期階段

到了阿茲海默失智症中期階段，妻突然失去語言的能力，走路也需要攙扶，或坐輪椅，出門旅行開始不方便，連搭乘遊輪也不行了。大約是妻失智第八年至第十二年，這個階段妻不但行動開始變得緩慢，吞嚥也開始發生困難，必須有人餵食，否則就不知道要吃東西，還需要幫她把食物都打成流體，她才能吞嚥，因爲她已經忘了如何嚼食物。我一個人照顧妻開始有些吃力，就雇用了一位全職看護來幫忙照顧，看護住在家裡，負責照顧妻的生活起居，包括餵食和上廁所、換尿褲，

↑大兒子三歲時全家攝於台北圓山公園。

但我也要每天帶著妻在院子走路、曬太陽。雖然妻已經不方便出門，但身爲丈夫的我仍然想方設法盡量帶她出門走走，每個星期都會帶妻到附近的漢廷頓圖書館園區（Huntington Library and Garden）或Arcadia的植物園走走。

在這一段時間，雖然妻無法用語言表達，但我依然會跟妻講話，跟她說一些日常生活遇到的事情，例如兒子怎麼樣，孫子怎麼樣。我如果要出門，我也會告訴她我要出門去做什麼，例如去和朋友聚會

↑妻失智第五年攝於新英格蘭遊輪，吃龍蝦大餐。

用餐，或者去開會。如果要去超級市場買菜，或是去CVS拿藥，去好市多買家用品，我都會盡量帶著她一起去，讓她還是有接觸外面世界的機會。因爲妻從小就是天主教信徒，每星期日上午天主教教堂的彌撒，我也會盡量帶她前往。

妻雖然不會講話了，但仍然可以從她面部的表情來看她的反應，平常她臉部的表情是祥和平靜的，身體上有不舒服就會發出「啊—啊—」的聲音，如果高興了，還會露出笑容，尤其是當兒子和孫子回來看她的時候，笑口開得非常明顯。

失智後期階段

到了失智症後期，已經需要長期臥床，因吞嚥和呼吸困難，更需要二十四小

↑妻失智第五年還會玩剪刀、石頭、布。

時有人在旁邊照顧，以免發生意外，因此需要有三班看護隨時在旁邊照顧，除了日班從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夜班看護從晚上九時至次日上午七時，其他時間均由我自己照顧。對於一個已經七十多歲的人而言，這是一項非常不容易的工作，不但需要體力，而且還有財務負擔的壓力。

↑妻失智第十年坐輪椅搭乘墨西哥遊輪。

妻失智的第十二年，有一天因膀胱發炎發高燒而緊急入院，住院十天，因住院期間只打點滴沒有進食，喉嚨已經退化到無法吞嚥食物，醫師建議從胃部打一個餵食管（G-tube），靠餵食管直接把營養奶灌進胃部。因爲開G-tube餵食管，妻又多住了五天醫院。

↑妻搭乘第十九趟遊輪時，在遊輪上過生日。

第二年，正好碰到了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妻被夜班的看護傳染了新冠肺炎，被緊急送進醫院隔離治療，住院八天才康復。因爲是住院隔離治療，病人不能探視，也不准看護前往陪伴，妻又沒有說話表達的能力，這一段住院期間眞把我急如熱鍋上的螞蟻，只能靠打電話給隔離病房的護士，詢問妻的狀況。

妻正要出院的前一天晚上，夜班護士給妻打靜脈注射，可能是跑針，早班的護士發現妻的左手從手背到手臂都浮腫發爛，原來是靜脈注射液沒打入血管，都打入肌肉了，妻不得不繼續住院進行治療，在醫院住院五天才出院回家，並繼續在家治療，由醫院派護士到家裡協助，經過三個月的醫治手背和手臂的傷才康復，但卻留下了難看的傷疤。妻無緣無故的受到如此的傷痛，我卻無能爲力，讓我感到非常心痛。

↑幫妻洗完澡後，三位看護在照顧妻。

在妻失智第十五年，有一天上午突然又發高燒，趕緊送妻進醫院急診，住院二天後出院，但回家後的第二天晚上卻突然口吐鮮血，緊急叫救護車送妻到醫院進行救治，才知道是胃出血，又在醫院住了八天。這一次的住院前後雖然只有十天，屁股的褥瘡卻相當嚴重，需要長期的治療，家庭醫師安排護士每週到家裡來協助幫忙護理，前後長達五個月之久。

↑每天上午會推妻到院子裡曬太陽。

因妻無法表達她自己的感受，但從她的臉部反應仍然看得出妻退化的程度越來越嚴重了。首先是去年感恩節，住在紐約的大兒子回來看她的時候，她的笑容沒有了，只會睜著眼睛，毫無表情地看著兒子。小兒子帶孫子回來看她時，也不像以前一樣會睜開眼睛看他們。

雖然知道妻退化得更嚴重了，但我還是和以前一樣會跟她講話，跟她講一些讓她知道家裡的情況。在妻生病中期來照顧過妻六年的看護，因她自己的先生中風而辭職回家照顧先生，有時候會回來看妻，看護跟她講話時，妻好像也能感覺到一樣。

每天晚上在夜班看護來交接之前，我都會握著妻的手，或是摸摸妻的頭，幫妻跟天主祈禱，然後跟妻說晚上夜班看護會

↑感恩節時大兒子從紐約回來看媽媽。

來照顧她，並輕聲的跟她說：「我明天早上再來陪妳，I love you，good night。」

在家陪伴照顧

兒子們看到我照顧他們媽媽非常辛苦，曾經建議我把妻送到療養院，我思考了很久，還是決定自己在家裡照顧妻，因爲我自己參與照顧才能知道妻實際退化的狀況，而且還能天天在家裡看到妻，就像妻還是在我的生活中一樣。畢竟，心靈上，陪伴才是夫妻之間最重要的關係。妻是我台灣大學的學妹，我的初戀，是我唯一的配偶，也是我兩個兒子的母親，更在我創業艱辛的過程中的最大支柱，因此不離不棄是我們夫妻之間最深情和最該有的表現。

我不知道還需要照顧妻到什麼時候，也不知道自己能夠照顧妻多久，但只能祈求天主垂憐眷顧，我一定會盡自己最大的努力來照顧妻，陪伴妻走過人生的最後一段日子，直到終點。文苑

【本文刊登於二〇二四年十月十三日（星期日）世界日報「副刊」，標題爲《陪伴失智妻直到終點》】

↑感恩節時小兒子一家回來看媽媽（奶奶）。

吳宗錦，台灣台南人，台灣大學文學院圖書館學系畢業，移居美國四十年，擔任《華商年鑑》發行人兼總編輯，美國華商博覽會總裁；曾任美國聖瑪利諾獅子會會長、南加州台灣大學校友會會長及理事長、南加州中國大專院校聯合校友會理事長、南加州華人寫作協會會長、北美洲華文作家協會二〇一六～二〇二三年總會長，現任北美洲《文苑》雜誌發行人兼總編輯。著作有：《家園隨筆》、《旅行—生活的浪花》、《錦繡神州》、《美國新家園》、《歐遊行腳》、《神州大地如此多嬌》、《台灣關鍵時刻》、《雲遊神州萬里行》、《加州・故鄉・夢》、《飛越太平洋》、《青澀的歲月》，中國大陸簡體字版《雲遊旅情》一套三冊等書，編有《世界旅行全集》一套九冊，及其他圖書、雜誌數百種。

歌聲滿行囊

——我的校園民歌美國時代

九里安西王—文

↑校園民歌CD。

早已列入老歌之林的「校園民歌」緣起於民國六十四年，最流行的時候，正值從我高中畢業到出國留學前的那十年。四十五年來，不論在國內外，校園民歌一路與我如影隨行。雖然不是民歌手，我自認是當之無愧的校園民歌世代。

就讀於非常重視英文的輔仁大學，卻在校園民歌取代了西洋流行歌曲的大環境下，英文沒有太多進步，四年大學加兩年助教的回憶，全是一首首各具特色的〈龍的傳人〉、〈歸去來兮〉、〈廟會〉、〈雨中即景〉、〈橄欖樹〉、〈捉泥鰍〉、〈秋蟬〉、〈神話〉、〈就在今夜〉……，每一首歌都承載著一個歡樂或憂傷的青春印記。

當年上飛機前，行囊中除了留學生必帶的大同電鍋之外，我還帶了一盒三十卷的錄音帶，收集了從金韻獎到民謠風和歌手專輯，包括幾乎所有可以收集到的校園民歌。

父親在一旁看著我仔細地打包那盒錄音帶，非常不解地問我：「你到美國唸書，不是應該聽英文歌嗎？爲什麼要帶這麼多的中文錄音帶？」多年後，隨著CD的興起，每次回台灣時，我又收集了幾乎所有的校園民歌CD帶回美國。

儘管留學生時期爲了早日融入英文的環境，強迫自己聽美國流行歌曲，但是校園民歌仍陪我走過無數孤獨的日子，尤其在開車闖蕩新大陸時，從西雅圖、蒙大拿、大峽谷、到加州……的漫漫長路上，和中國年節時的漫漫長夜中。

一九八九年的春天，我拿到學位，離開窩居三年半的洛磯山城，獨自開著車東行，花了五天橫行三千公里的美國大陸，經過一望無際的西部大平原，無止境上下坡的中西部丘陵，最後穿越阿帕拉契山脈來到東岸的馬里蘭州。

一路上只有校園民歌爲伴，從第一卷錄音帶開始，聽完最後一卷再從頭開始循環。爲了驅趕孤獨與嗑睡蟲，邊開邊大聲地唱，正如「遙遠的路途無窮盡，披星戴月向前程，唱起了舊時的山歌，想起了故鄉的家園……」，一路「迎著風，迎著雨，不怕那路崎嶇……」。

當看到馬里蘭州的路標時，想到已經有一份新的工作，夢想中的美好未來就在眼前，鄉愁被興奮掩蓋了。

↑舞台上獨唱校園民歌。

↑帶了一盒三十卷的錄音帶。

當時才三十出頭，落腳馬州的隔年結婚，妻喜愛唱歌，趁著週末在中文學校代課教中文時，參加馬州洛城中文學校家長組成的洛聲合唱團。五年後，中文學校鬧分家，指揮許老師也順勢離開中文學校，組成屬於她自己的合唱團，由於馬州蒙郡屬華府都會區，故取名華府愛樂合唱團。

好山好水好無聊的美國，不像臺灣到處有KTV，喜歡唱歌的人除了自家買一臺卡拉ＯＫ伴唱機之外，最好的方法就是參加合唱團。那些年，聽說只有不到五萬華人的大華府都會區，竟然有二十多個中文合唱團，有中文學校、校友會、教會和宗教團體、還有一群人以愛唱歌的名義組團，合唱團還兼有交誼的功能。

我有一個厚重的男低音嗓子，從大學時期起，就常有人邀請我去參加他們的合唱團被我拒絕，因爲我自知是個音樂白痴，看不懂五線譜，連看簡譜也很辛苦，從來沒有參加過其它合唱團。好在音感還不錯，任何一段弦律或一首歌，我只要聽一兩次，就可以大致學會，很少走音，所以還可以陪著老婆在合唱團裡混日子。

愛樂合唱團的最初團員大多比我大幾歲，他們讀大學時剛好錯過了校園民歌，而我只會唱校園民歌，連一些冷門民歌都會唱。一次合唱團的卡拉ＯＫ聚會中，那首老歌〈給你．呆呆〉成了我的新歌發表會，幾位老團員就叫我「愛樂的民歌王子」。比我小兩歲的指揮許老師是音樂博士，雖然覺得民歌的旋律比較簡單清純，仍是當然的民歌世代，後來又有年輕的團員陸續加入，我們也成爲不可被忽視的一小群。

Y2K的春天，大家才剛從電腦的千禧蟲危機中甦醒，指揮就宣布要在隔年初舉行一場愛樂五週年音樂會。

於是大家連暑假都努力練唱之外，還要出錢，除了每星期一次的固定練唱時間，另外租借場地再多唱一次，到了演唱會前的一個多月又開始每個星期再加一次，演出場地選在華人聚居的蒙郡社區大學的表演廳。

二〇〇一年一月十四日的愛樂五週年演唱會，除了演唱許多精典合唱名曲之外，有校園民歌串唱組曲，還有男聲重唱〈人生如蜜〉，男聲無伴奏合唱〈Wonderful World〉，女聲無伴奏合唱〈岷江夜曲〉，如泣如訴的〈不了情〉，混合編隊載歌載舞的〈夜來香〉將大家帶進夜上海的氛圍，也有許老師的女高音獨唱，鋼琴獨奏……等等共二十首，和安可曲是西城故事中的〈Tonight〉。

其中校園民歌串唱組曲由三首最能代表異鄉遊子的〈北風〉、〈浮雲遊子〉、〈迎著風迎著雨〉組成，在滿場鼓掌和尖叫聲中開唱。理所當然由我與幾位大約同年或比較年輕的團員，穿著輕鬆服裝坐在舞台上，以輪唱及合唱的方式，在馬州華人第一吉他手和長笛的伴奏下，將大家帶回二十多年前大學校園中的青澀場景，回到強說愁的年少十五二十時。從「在那靜謐的冬天你飄落我荒涼心園，恰似北風一襲吹去秋意無限……」聲中，唱出一群走在海角天邊的遊子心聲。

那是我唯一的一次在舞台上獨唱校園民歌，雖然只有短短幾句，仍是一個值得笑傲江湖的個人記錄。

不同年代的歌曲，把不同年紀的人唱回到他逝去的美好年代，台下滿場的觀眾各取所愛，我仍沉醉在自己的民歌聲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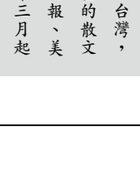
音樂會後不久，我再度回鍋加入矽谷大廠甲骨文公司，還在大學和補習班兼課，在幾乎全英文環境中，無數的會議、加班和出差，校園民歌也從ＣＤ變成手機，仍陪著我度過機場、旅館、和旅途中零碎的孤獨時光，但也讓我有藉口忙碌淡出唱了十年的合唱團。

轉眼二十年過去，聽說後來定期去練唱的人愈來愈少，有人退休離開華府，有人回臺灣，也有人蒙主恩召，儘管愛樂從來不曾宣布解散，卻無疾而終。

過去幾十年，在臺灣的民歌世代還想抓住青春的尾巴，總有熱鬧的民歌二十、三十、四十、四十五活動。轉眼二〇二五年的民歌五十即將在我生日的當天，在台北小巨蛋連場三場，替我們唱出回憶、唱出感動、唱回青春。

我無法參與其盛，只能在地球的另一端默默地用手機延續我的校園民歌美國時代。帶著〈歌聲滿行囊〉浪跡天涯，當年所有的未來夢想，如今都隨著歌聲化成了美好回憶。文苑

【本文刊登在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三日中國時報人間副刊，二〇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修訂】



王志榮，筆名：九里安西王（Julian C. Wang）、王稚融，祖籍北京，生長於台灣，一九八五年來到美國讀書，一九八九年移居馬里蘭州迄今。至今已有相當數量的散文與遊記，並常發表在臺灣的聯合報、中國時報、人間福報、中華日報、金門日報、美國世界日報、世界週刊、華府新聞日報以及達拉斯新聞報等副刊，二〇一七年三月起爲北美華文作家協會網站編輯。

族譜裡的家書

李 盈一文

四月，春暖花開；窗外，黃鶯鳴紫荊。一大早，先生就問道：「我的那本族譜呢？」一臉晨光熹微，卻游離著一絲傷感，思親懷舊了？清明節快到了。

二〇一〇年，也是清明，先生回鄉掃墓，祭拜亡父。回來帶了那本藍皮紅標，線裝宣紙，手抄小楷的族譜。鄭重其事地說：「收好，老家堂哥在香火繚繞的祠堂裡交給我的族譜。」我喜歡書法、茶道，回國時總要收集些茶具、筆墨紙硯、字帖拓碑，這本族譜竟然被我和字帖拓碑一起珍藏了起來。

小鳥在窗外叫，先生在早餐桌上輕聲自念：「溪南濮陽……蔡襄公……」一邊煎蛋做早餐的我驚掉了手中的鍋鏟。

蔡襄公，濮陽居士？我和先生四目相對，驚愕疑惑。再察，家譜副題確是「濮陽傳芳」。

喜歡書法和茶道的人，誰不知蔡襄公？那個寫了《茶錄》，建了中國第一座跨海石橋——泉州洛陽橋，留下精美字墨碑文的濮陽居士？那個書法被同朝爲臣三十七年的歐陽修譽爲「獨步天下」，晚輩蘇東坡崇爲「本朝第一」，世人稱爲宋朝書法四大家「蘇、黃、米、蔡」之一的蔡襄？這是什麼樣的緣分呀？我和先生都喜歡歐陽修和蘇東坡，《醉翁亭記》和《前後赤壁賦》倒背如流。因此，也喜歡蔡襄，他《茶錄》中的器具，被我追尋收藏，本以爲不過是現代小資女的仿古寫意罷了。誰料卻是在冥冥中尋宗拜祖呀。

細讀上溯，先生是蔡襄公第三十四世孫，族譜從蔡襄公

十二世的德原公開始記，並提到之前的祥記在東石大詞宗。年代悠久，有的祖先只有姓名，有的卻有生卒年月及墓地詳址。字跡也略有不同，開始是祖訓，結尾是十頁空白，以待後世衍續。

翻著讀著，有一紙片飛落……，打開一看竟是先生的父親從菲律賓馬尼拉寫給他在溪南的雙親大人的家書，落款是民國三十年（即公元一九四一年）。

紙已黃脆，字亦微糊，但思親懷鄉之情卻濕了人心。珠串著公公生前的事語，不禁感嘆。公公這個蔡襄的三十三世孫命運並不如他的老祖一樣相對順風順水，倒像了屢屢被貶的蘇軾和歐陽修了。

蔡襄公那個年代，宋皇帝和文人「共擁天下」，但文人間的黨爭黑暗激烈，官員常被彈劾遭流放貶職，甚至下獄處死。蔡襄十九歲入仕，官運亨通，做過皇帝秘書，泉州福州杭州開封知府，一直做到禮部侍郎、端明殿學士，翰林院學士等高官。三十七年仕途，敢說敢幹，直言進諫，掙得「北宋第一諍臣」之譽。雖然也被讒言被冤貶，卻還深得宋仁宗寵信。仁宗死後，兒子宋英宗卻容不下這個刺頭老倔。但比起蘇東坡，他可眞是好命呀。他只是離開京城，回老家繼續當有實權的民官。不管在京城還是在地方，他都能用自己的才華，去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更不用說，他在世的時候書法文采就一直備受推崇膜拜。

而蔡襄的三十三世孫子，卻時運不濟，命途多舛。寫家書的時候，公公不到十六歲，卻已經離家五年多。公公說過：「蔡家的規矩是長子繼承家產，留在家鄉守住財產；次子出外讀書入仕或經商致富。」公公是次子，十一歲就被送到在菲律賓馬尼拉經商叔伯的家寄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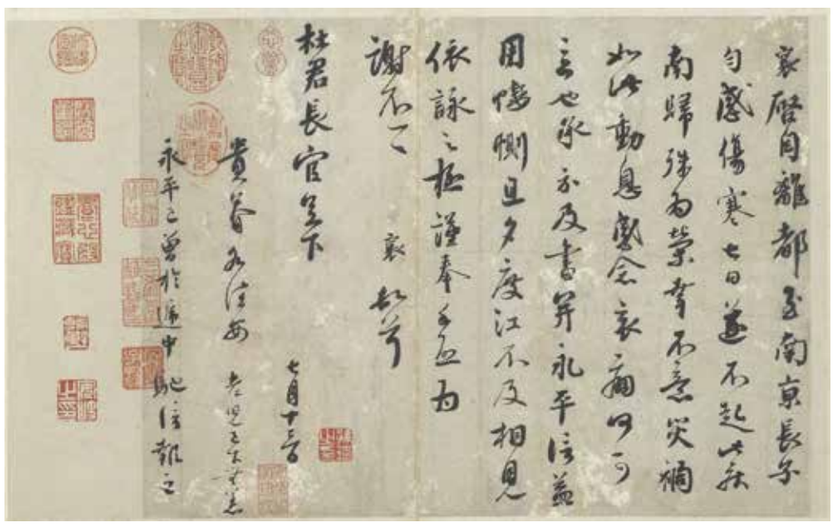
家書中公公提到，因爲做了一件叔伯覺得不對的事，將要無家了，也沒錢交學費了，只是得到堂哥的幫助，才有可能買船票回家……

可是，我們都知道公公並沒有回家，而是在某家報館，當小學徒——校對打雜——以換得一口飯和一張睡床。我們猜他的叔伯「不可原諒的錯事」，可能就是公公在學校的戲劇社裡接觸共產黨，並參演了宣傳共產主義的戲。那正是二次世界大戰時，歐洲混戰、日本侵華、太平洋戰爭即將爆發。時局動蕩混沌，民生困頓不安。國內國外各種勢力風起雲湧。那家報館其實是共產國際地下聯絡部。記得二十年前，我在家裡整理相簿，一張老張片讓我看的張嘴結舌，公公十七八歲的樣子，油頭粉面八字鬍，方格西裝鴨舌帽。公公笑道：「像不像小流氓？」我這個小媳婦抖夢說：「像，是大流氓。」公公大笑，說「是在劇社裡演抗戰小戲的一個小流氓漢奸劇照。」說來好笑，他的老祖蔡襄公可是以美鬚聞名。怎麼他的這位三十三世孫子有了鬍子竟成了反派？

公公後來被組織送到香港達德學院讀書，同時也做一些地下工作，在那裡遇見了活潑善唱，在美國出生的婆婆，並結爲連理。

一九四九年，達德學院被封，公公被召回北京，毛澤東親自握手接見這些「海外僑胞——地下黨——達德學員」。原來組織上說回國會送公公去戲劇學院，因爲公公酷愛演戲。然而這並沒有發生，公公被送到中聯部工作，年輕的公公心懷國家和民生，一度躊躇滿志，也幹的很好。可不到幾年，就被組織約談，爲了得到更多的信任和升遷，他必須和婆婆離婚劃清關係，因爲她是「國民黨三青團」，可能還是美國間諜。公公不能理解組織，卻十分瞭解婆婆，雖然她出生在美國，但她絕對不會對共產黨不利，絕對不是美國特務。當年婆婆去達德學院接受馬列主義的教育，是懷有一顆爲民爲國的心，絕對不是國民黨的策反人員。公公正直公正，勇敢專情，沒有答應。當時這種情況並不少，有許多共產黨人爲了仕途，選擇了離婚。可是蔡家的剛直細胞還是傳了三十三世孫，公公寧可斷了大好前程，也不做不公正的事。他被貶回福州，但運氣不如老祖蔡襄，他被塞到邊緣的華僑大廈當副總經理，因爲：「一把手有實權的，必須是信得過的人當」。公公管業務，於是變成了美食愛好者，爲的是把大廈里的餐廳經營好。就像當年蔡襄公在福建時候就發明的小龍茶團，使之成爲貢品，爲福建茶揚名開發市場。只是因此蔡襄也被崇敬他的蘇東坡寫詩挖苦爲邀寵，而公公的美食開發市場之旅卻在後來慘遭批鬥凌辱。

文革時，公公又一次因爲婆婆的身份問題，當然這次還因爲他自己的身份問題——地主家庭、海外華僑、達德學員、小資美食家、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而又一次被貶，下放到武夷山腳下的一個小村子裡……。



↑蔡襄所寫的《離都帖》，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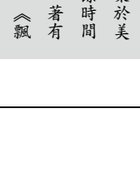
文革後，他又被召回福州，繼續樂呵呵地管理他的華僑大廈，他沒有老祖蔡襄的時代命運和文政碩果，卻能像老祖那樣剛直一生，與婆婆相濡以沫，做了一輩子挺著腰板的好丈夫好父親，誰能說這第三十三世孫的高潔人生不出彩？

讓我們覺得很震驚的是，族譜上，不但我們第三十四孫輩的名字被補上，第三十五世孫，也就是兒子輩的名字也在上面。我們很少聯繫的老家人怎麼知道這些細節呢？我們猜是公婆一九九六年從美國回香港參加「達德學院五十年校慶」聚會並回老家時，留給家族祠堂的。可是公公從來沒有提起過。我們成長的那些年，國內各種政治清肅運動此起彼落，公公屢遭厄運，皆與「出身來歷」有關。爲了後代幼小的心靈健康，很多同類人都對家族史選擇沈默。記得公公和婆婆的閒聊中，有提過大多數達德學院的同學的命運都不怎麼好。這個中共自己創辦的「香港黨校」，僅存活三年，一九四九年被封鎖。之後學員們爲中共政權的上位做了許多貢獻，但是後來多數遭到共產黨自己的清肅，原因就是他們多數「出身」不好，且被「民主自由」的校訓洗腦。而我們這一代，也因此對老家祖宗淡漠了。族譜拿回家十幾年才細讀。先生的臉色慚愧萬分。

其實，公公雖然嘴上不提不講，但卻默默地敬孝祖宗。一九八二年先生來美國留學前，公公帶著他去老家祠堂祭拜告別。落落大院老舊不堪，比比荒草，只有那個大祠堂巍巍而立，香火綿繞。二〇一〇年他再去時，部分老屋翻新，祠堂更加堂皇了，但是公公已經埋在老家的墳地裡了。許多事已經無可問津了。正如老祖蔡襄詩句：「如何年不永，無路問蒼旻。」

清晨的天退去了紅暈，太陽透過紗窗步入早餐室，輕撫含淚的先生，還有那藍色的族譜和微黃的家書；小鳥從紫荊樹飛到窗前，唧唧地叫著，彷彿也想撫慰這懷祖思親的愧疚之人……。

【李盈寫於二〇二四年清明節】



李盈，畢業於中國廈門大學中文系漢語音韻專業。一九八三年赴美留學，後畢業於美國馬利蘭大學計算機系。在美國公司做三十年的軟件開拓，以及IT管理工作。業餘時間喜歡讀書，書法，和文學創作。散文和小說分別發表在美國的一些報刊雜誌上。著有長篇小說《何異飄飄》、《還起去》，另《遠看人》正在寫作中，三篇將組合爲《飄飄三部曲》。短篇小說《媽媽病危》榮獲《北美洲文苑文學獎》短篇小說第二名。北美南加州華人寫作協會永久會員，北美聖路易華人作協會員。

乾媽卡洛

↑過去年代造就的特殊行業，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無奈與辛苦。

林良姿／文

歲月無情，年華漸老，記憶也似漣漪般模糊。不久前發生的事轉瞬即忘，反倒是兒時的舊日點滴，如雕刻般深植心底。近來，我常常想起我的乾媽「卡洛」。雖然我並不知曉她的眞實姓名，但她的容顏依然在我的記憶深處熠熠生輝，不知她現在可還安好？

上世紀六〇年代，越戰如火如荼。台灣成爲美軍「R&R休息復原計畫」的度假中心，許多美軍在台北短暫駐足，休養度假，中山北路的美軍俱樂部熱鬧非凡，周圍也開設了許多供美軍尋歡作樂的酒吧。我的父母在新生北路瑠公圳旁經營一家西藥房，來往的顧客皆是街坊鄰里，其中有許多在酒店工作的陪酒女郎。我當時才三、四歲，稚嫩可愛，深得這些顧客的喜愛，她們常送我小禮物，甚至買昂貴的蘋果給我吃。

在這些熙來攘往的顧客中，有位花名卡洛（Carol）的吧女對我格外疼愛，她是來自頭份的客家人，因家境貧困，她身爲家中長女，不得不犧牲自己，下海陪酒，賺錢資助弟妹上學，改善家庭環境。我母親了解她的苦衷，知道她個性勤儉質樸，並非因爲愛慕虛榮而從事特種行業，欣賞她出淤泥而不染的人品，因此和她成爲摯友，她還認了我當乾女兒。

卡洛乾媽留著一頭直直的長髮，很像關南施在電影《蘇絲黃的世界》中的模樣，正符合白人對東方女子的審美觀。她有位美軍男友，身型壯碩，我們私下稱他爲「大箍」（台語發音，意爲胖子）。每當大箍來台，乾媽會託他帶美國製的髮夾、髮圈、玩具珠寶給我。最讓我雀躍的是那個紅色史努比家族圖案的手提塑膠午餐盒，裡面還有個小水壺。這是當年美國小朋友最流行的午餐盒，成爲我童年最珍貴的寶物。

乾媽家中有許多外國歌曲的唱片，每當我去她家，她會播放歌曲讓我跟著旋律起舞。當時有首〈Guantanamera〉非常流行，琅琅上口，我雖然不懂歌詞，也會跟著哼唱幾句，這是我學會的第一首外文歌。長大後我才知道原來這首歌是古巴的愛國歌曲，一九六六年被美國的樂隊翻唱後才走紅國際。乾媽還常拿出在美軍福利社購買的草莓冰淇淋和銀色錫紙包裝的Hershey's Kisses巧克力款待我，這些甜蜜的食物都成爲我童年時難忘的滋味。

我還記得，曾跟著乾媽和大箍一起前往林口俱樂部享用西餐，那是當時台北少數幾家供應西洋料理的餐廳。每次他們都爲我點上一份熱狗，而我則目不轉睛地盯著大人面前那一碗色澤鮮豔的紅色濃湯——或許是羅宋湯、番茄湯，抑或是蔬菜湯，香氣撲鼻，令人垂涎三尺。他們總覺得小孩子只愛吃熱狗，從未想過要爲我點上一碗濃湯，而我也因羞怯而沒有開口。儘管如此，對於年紀尚幼的我來說，能有機會接觸到這樣的西式餐點，已然是一種嶄新的體驗，彷彿打開了一扇通往異國風味的窗。

和乾媽在一起，歡樂的片段中也隱藏著傷心的回憶。長大後才知道，卡洛乾媽曾懷過大箍的孩子，卻因抱我而意外流產。這雖非我的過錯，我的心中依然感到愧疚。

越戰結束後，大箍要回去美國。卡洛乾媽和他在中央酒店舉行了婚禮，並追隨他遠赴重洋。

臨行前，特地去市場請了專門做春捲皮的師傅到我們家，教授她如何製作春捲皮，爲未來的生活增添一技之長。師傅將麵粉加水攪勻，揉成濃稠適中的麵糊，右手輕抓一團，在瓦斯爐上的平鍋旋烙，矯捷地抹成薄如紙的圓形，小火輕炙，便形成一張張的餅皮。這一幕幕，成爲她走出我童年歲月的最後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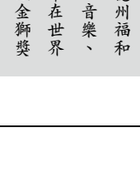
當時因國際間來往不易，我們逐漸失去了卡洛乾媽的音訊。直到二十多年後她回國探親，她才和媽媽聯繫，與我們重逢。這才得知，她生了兩個女兒，已和大箍離婚。後來和第二任丈夫住在佛羅里達的奧蘭多，經營餐廳爲生。

多年未見，我們之間已然生疏，「乾媽」的稱呼我竟然無法啓齒，只能改口叫她「卡洛阿姨」。然而，那份記憶中的親情依舊溫暖，未曾因時間沖淡。

待她回美國後，我們終是漸行漸遠，數十年沒有來往，斷了音訊。我很遺憾，忘了在我母親生前，追問卡洛乾媽的全名和通訊資料，而今也不曉得這位曾經疼愛過我的乾媽，人在何方？是否依然健在？

回想幼年時卡洛乾媽帶我所窺見的洋人世界，就像是一場瑰麗的夢境，夢裡有熱門的西洋歌曲和電影、香氣誘人的西餐、甜蜜的冰淇淋、與精美的舶來品等等。雖然我們的緣分如流星劃過，僅有幾年的交集，但她的疼愛呵護，卻爲我的生命增添了不可磨滅的色彩。至今回首，我心中唯有感恩，感謝這位在我生命初章中爲我帶來愛與美好的乾媽。願她無論身在何處，都能安康喜樂。文苑

【本文刊於二〇二五年二月十四日（星期五）世界日報「副刊」版】



林良姿，台北市人，德州中西州立大學人力資源發展諮商碩士。目前定居於德州福和市，從事財務工作及房地產投資。喜好四處遊山玩水，品嘗美食。熱愛文學、音樂、舞蹈、戲劇……等藝文項目，業餘從事文學創作，曾任北德州文友社社長，常在世界日報、世界周刊、北美華文作家協會網頁發表文章，曾獲救國團大專創作歌謠金獅獎第一名，及多次華僑救國聯合總會海外華文著述佳作獎。現任北美洲華文作家協會秘書長。

永遠的石椿

邱書硯——記基隆要塞司令部校官眷舍

邱瀟君一文

老屋的潮濕與脆弱都是一種簡單
你看，邱家眷舍只剩下基柱
那年的照明彈變成路燈
國與家連續發音，但史書默然
港口的雨是反覆的音節
滴穿斷邊的石硯，滴穿將軍的家族史

他硬朗的背脊是地板
也是孩子的戰馬。避開子彈和珍重
爲了我們，可以把雲摘下來
成爲馬鞍。就這樣征走
最後聽著啞寂的迴聲
如竹籬對著火紅的花
一起綻放成廢墟

不停蹄的浪很寬
軍階和海堤一起被衝擊
雲和天很有義氣，只是很薄
很薄很輕，但還是有一種聲音

帶我重回伯父的眷舍
那扶不正的歷史，如廊柱

「就是這裡了」，眼前是一面破舊的木門，隔著門框看過去，後面是一大塊水泥地，水泥地上整整齊齊的排列著陳舊的石椿。房子呢？我震驚地看著眼前的殘垣破瓦，想到房子，想到裡面的歡聲笑語，好像都在微雨中消失了……

「走，我帶你去看我們小時候的家。」返台的某一天，咪咪姐和姐夫在細雨的早晨，開車帶我去觀賞大家一致稱讚的「大基隆歷史場景再現計劃」。

咪咪姐是我的親生姐姐，她出生時，爸媽正寄居在基隆三伯父伯母家，當時爸媽已經有了哥哥、姐姐兩個孩子，伯父母有一位十三歲的女兒。咪咪姐生下來就黏伯父，一離開伯父就哭，伯父也特別疼愛這個小寶寶。幾個月後爸媽要搬到台北時，伯父和咪咪姐這一老一小哭得驚天動地，彼此怎麼也不肯放手。一陣吵雜混亂後，爸媽終於鬆口，難割難捨地把咪咪姐姐過繼給了伯父伯母。

爸爸和三伯父兄弟情深，一生沒有分開過。只要有機會，爸媽就帶我們「回基隆」，感覺基隆伯父家就是我們的老家。

小時家裡貧困，爸媽在路邊擺一個麵攤，麵攤後面的小屋子，就是我們全家人的住所。屋子裡面有一個大炕，是爸媽和我們四兄弟姐妹的臥舖。炕旁邊一張桌子，一個衣櫃，兩張椅子，是全部擺設，也是我們兄弟姐妹放學後的活動區域。

相較之下，回基隆就好玩多了。紅木門打開是庭院，往前走幾步上了玄關，把鞋脫在玄關前，穿著襪子就可以踏上木地板到處跑跳了。回基隆常常碰到喜慶宴會，需要對著許多叔叔伯伯叫個不停，最常聞到筍乾燒肉的味道，想起這個味道，彷彿又是過年了。

進門面對的是大餐桌，隔著餐桌，可以從木格的落地窗看到後院。餐廳右邊就是廚房。孃孃（三伯母）總是在裡面大呼小叫的忙著做菜做飯，我們打過招呼，就咚咚咚從後院出去，穿過後院的小路，到海邊去玩了。

↑小時家裡貧困，爸媽在路邊擺一個麵攤。

一路回味著小時候的點點滴滴，談著當時的老人舊事，姐姐、姐夫說已經到目的地，在微雨中拉著我下車，向前走去。「就是這裡了」，眼前是一面破舊的木門，隔著門框看過去，後面是一大塊水泥地，水泥地上整整齊齊的排列著一些陳舊卻又完整的紅磚地基，石椿般立著。房子呢？我震驚地看著眼前的殘垣破瓦。想到房子，想到裡面的歡聲笑語，以往的人，以往的情，好像都在微雨中消失了。

咪咪姐告訴我，因爲房子沒有好好維持，失修破爛，終於倒塌了。市府有心，把上面的木造材料拆除，留下了地基，當成古蹟保留了下來，成了知名的「基隆要塞司令部校官眷舍」遊覽區，讓遊客瞻仰憑弔。

「再帶你去看要塞司令部。」咪咪姐帶我到了另一個重建的古蹟保留區，領著我走上二樓，指給我看：「這裡就是爸爸當年上班的地方，他帶我來過幾次，我還有一點點印象。」

讀著牆上銅牌介紹「要塞司令部」內容，我受到第二次震撼。「基隆要塞副司令」是我們從小知道也聽慣了的伯父的官階。對小孩子而言，只是伯父的代名詞，是個沒有意義的稱謂。看到司令部銅牌上的解釋，我才明白，基隆要塞是台灣北部防衛的第一線。在那個時代，總司令由台北的高官政要兼任，而副司令要掌大權，負保防全責的。

原來我們常常撒嬌嬉鬧的三伯父，一位溫文儒雅，生氣就拼命寫毛筆字的老人家，當時居然是國家鎮守北疆的石敢當。

我在記憶深處挖掘，知道照顧我們一輩子的長工王永貴，是伯父的傳令兵。伯父在台北買了個違章小屋，讓爸媽去開麵攤維生。爸媽從基隆住處搬出來時，伯父要王永貴跟著爸媽一起去台北幫忙。我彷彿明白，爲什麼回基隆時，孃孃總是在廚房忙，一肚子火，原來她的得力助手，被伯父撥來照顧我們了。我感受到伯父對爸爸，這個小了十歲的弟弟，充滿憐惜，時時暗伸援手的溫柔。突然了解，當年爸爸在妻病子幼的窮困無援

中，撐著這個家，原來是背後有一塊巨石，隨時可以靠上去喘一口氣的。

咪咪姐常說，她覺得最幸運的，就是當年爸爸媽媽把她送給了三伯父，三伯母。這對養父母對她，比對親生女兒還要嬌寵。

很奇怪，別人家做官都是越做越有錢，只有伯伯家越來越窮。孃孃常隔著籬笆向隔壁許媽媽家（作家溫小平的外婆）借錢。我們從小就不明白，伯父明明官階最高，爲什麼都要跟官階低的人借錢？

後來才知道，當時大家生活困苦，都是分期付款買冰箱，買電視。買時需要人作保，就來找伯父。大同公司看到是伯父作保，馬上成交。而只要來上門的軍中屬下，選區居民，伯父一概不拒絕，替他們作保買家電改善家庭生活。那些後來付不出錢的，都得伯父買單代付，所以常常發薪水的第二天，大同公司的職員就來把大部分薪水拿走了。

孃孃氣得跟伯父大吵，伯父只是苦笑的說：「都是窮鄉親、老部下，人家也是付不出來才賴帳的。」孃孃大罵：「每個窮人家都比我們有錢。」原來就算伯父退役了，他也還要顧著老部下們，替他們擔一部分家中辛苦，默默的在最看不見的角落支撐著大家。

窮苦是看得見的。一次颱風過後，爸媽帶我們回基隆探訪，看到伯父和咪咪姐冒雨穿著雨鞋，在後院泥濘中撿拾被風吹落的屋瓦，形狀還整齊的，就堆疊起來，等著天晴修補屋頂。還有一次，伯父和咪咪姐拿斷裂的木塊，修補著破籬笆。我和爸爸在風瀟雨晦中，站在簷下，幫不上忙。爸爸滿臉水，盯著他的老哥哥，一句話也說不出口。

咪咪姐結婚後，知道伯父退休，生活枯燥窘迫，常常塞錢給伯父，要他打小牌消遣。伯父去世後，孃孃在他的一個西裝口袋中，找到全部的錢，連信封都沒有開，用橡皮筋綁著，寫著：「咪咪給的。」咪咪姐和孃孃兩人拿著捆扎在一起的信封包淚眼相對。這位老人，不論困窘，老邁，總是要堅石般爲女兒挺著，留下每一絲一毫，不忍動用。

咪咪姐保藏了伯父去世前幾個月寫的日記，我一邊翻看一邊笑了起來，日記中常常寫著：「今天又打了個小牌，又輸了，雲（三伯母）打得比我好，贏了些，我深深覺得不應該再做這件事了，應該好好看書寫字修養性情。」一位七八十歲的老人家，叱詫一生，年老了居然爲自己打個牌的小嗜好而每天自責。

日記中夾著幾張泛黃的舊文件，我好奇地仔細翻看，是三伯父填報，由陸軍少將司令核符的作戰記錄，我撫摸上面手寫的字「經過一日一夜之攻擊，於拂曉時將山頭攻佔將敵完全擊潰。」、「幾天晝夜之苦戰終被我11D擊潰……至廿四日又以七個縱隊兵力向我臨眴（？）之整八師攻擊至六月三十日又被我擊退，匪逐向桓台方面潰退。」（戰爭六十三天）「炮兵部隊發揮高度效能，匪終以傷亡慘重被擊潰退後在衮卅附近。」（爭戰十八天）

這些泛黃紙張上快要模糊的字蹟，不是教科書中印刷出來的，是伯父一筆一筆，用他和身邊戰士的年輕生命，畫下的家國血淚。

翻開下一頁，是伯父的軍履卡。我好奇地看著他從一位砲兵見習，少尉班長，中尉排長一路做到少將副司令的倥傯一生。突然，單位主管姓名中，有三個字抓住了我的注意：孫立人，那位以不滿一千兵力，擊退數倍敵人，救出十倍英軍，打下中國遠征軍入緬後第一個勝仗「仁安羌大捷」，並訓練防守金門第一線二〇一師，對古寧頭大捷有功的「東方隆美爾」，孫立人將軍。原來孫將軍曾是伯父的直屬長官，但這樣的鐵血兄弟，功過都得共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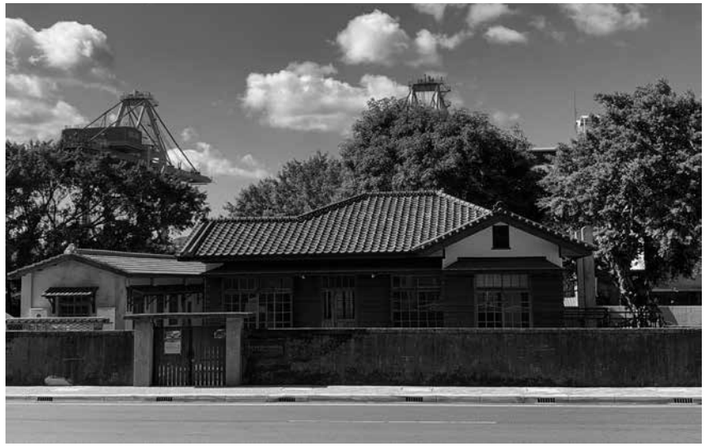
在軍履卡上，除了羅列伯父的徽章獎勵外，在懲罰欄上，居然記著在民國四十三年六月記大過兩次，四十三年十月再記大過一次。而四十三年，剛好是孫立人將軍開始遭受清算的一年。

我記起了爸爸曾經說過，伯父因牽涉「匪諜案」兩次降職。在那個歷史大時代，人們對這種事緘口不語。四十二年後，我卻不小心翻到了這一頁。我到網上去查看孫立人將軍案件，一件莫須有的罪名，牽涉到孫將軍周邊的三百多位直屬部下。網上資料指出，最後因美國干涉，案件沒有造成太多的死傷。我似乎可以體會到，一生正直忠信的伯父，爲何散盡家財去幫助他的部屬們。在他心中，是否體會到老長官的無能爲力，手握兵權退敵無數，卻手無寸鐵護衛自己和部屬，所以伯父努力去照顧這些爲國棄家的退役部屬，努力的站成一塊孤傲的石垣，無愧於天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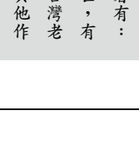
日記停在一九八一年三月二十八號，那兩天伯父伯母到台北看了懷孕中的咪咪姐，一起吃了當時著名的徐卅啥鍋。隔天到我們家和爸媽吃午飯聊天。晚上去看大堂姐，大姐姐約著伯父母去吃他們愛吃的「同慶樓」，吃完飯，正開心的商量著要帶些什麼菜回去，伯父突然說喉嚨痛，要大姐替他打開領帶，接著就倒了下去，還沒有到醫院，人就走了。

我的伯父邱書硯先生，字叔棟。山東大學文學系畢業後，響應十萬青年十萬軍，投筆從戎，黃埔軍校八期畢業。戎馬一生，保了國，衛了家，寵慣著妻女，照顧了鄉親部下。無病無痛，飄然離世。

時移日遷，屋倒房塌。但我知道，有些石椿不倒，永遠立在那裡。文苑



↑落成於日治時期1929年前後的要塞司令部校官眷舍，爲當時日本人在基隆所設的校官宿舍群。



邱瀟君，山東壽光人。政大新聞系畢業，一九七八年移居美國洛杉磯。出國前著有：《追夢，學語》、《故事》、《邂逅》三本書，在美經營房地產投資，先生去世，有兩位成年女兒。因疫情關係，美國這片文化大沙漠欣逢甘露，有機會在線上向台灣老師學習，重新拿筆，寫下身邊的事和故事。詩作散見創世紀詩刊、中華日報。其他作品多發表在世界日報、聯合報。北美南加州華人寫作協會理事及永久會員。